

中文摘要

“书画著录”是记录中国历代法书、名画的目录性著述。古代没有现代的照相、影印技术，书画的复制手段属于手工技艺，复制的书画作品“下真迹一等”，书画鉴藏家只得用文章记录他们所见、所藏的书画作品。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对书画的著录，较早的有刘宋虞龢的《论书表》、唐代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褚遂良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张怀瓘的《二王书录》、韦述的《叙书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等。

与唐代相比，宋代国力不强，但统治阶级重墨尊书、礼遇文人，文化事业成就突出。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对文化遗物造成的极大破坏，宋人所能见到前人的法书真迹日见其少，为弥补士人学书直接取法墨迹的局限，宋代刻帖盛行。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形成于宋代，文人对金石碑刻等的收藏颇为风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为墨迹、刻帖、金石等作著录的著述大量出现。

本文所说的“书迹著录”，是指专为墨迹、刻帖、金石书迹所作的著录，包括碑帖名目、书者、书体、书迹载体形式、文字内容、书迹产生的年代以及收藏、流传情况、书迹的价值意义等，是书法史、书家研究、书迹鉴藏、金石学、史学、文字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本文试图对宋代所产生的“书迹著录”文献作较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文章内容可大致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是绪论部分；其次是“著录”概说，其中包括“著录”释义、“书迹著录”概念界定、本文研究对象的说明等；接下来是对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作简要的追溯，主要是对“书迹著录”的产生、东晋、南朝的“书迹著录”、隋唐时期的“书迹著录”作一回顾；第四部分是对宋代的“书迹著录”内容与形式的考察。宋代的“书迹著录”包括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著录三类，其中典型的“书迹著录”与具有“著录”性质的文献，墨迹类主要有七部，刻帖类主要有十部，金石类主要有十五部。这一部分就宋代的“书迹著录”文献作一提要，并就其中重要的著录作一初步比较考察；第五部分是宋代的“书迹著录”产生的文化背景与原因探讨。宋代统治者实行右文政策，倡导重墨尊书的文化风尚，同时公私收藏的兴盛与文人之间法书名迹的鉴赏之风盛行，加之刻帖兴盛与金石考据的学术风气，这一切促成了宋代“书迹著录”文献的大量产生；

第六部分是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响考察。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在书迹流传、书迹鉴定方面的价值以及其著录体例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等几方面，就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响作较为深入的考察。

关键词：宋代 书迹 著录 研究

Abstract

“The record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s a book recording some distinguishe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of every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While there was no technology of picture-taking and photocopy, handcraft became the only way to cop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owever, the duplicate must be inferior to the original ones. Consequently, the connoisseurs and collectors had to describe and record in their essays the works that they had appreciated or collected. Such recording book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till today are *Lun Shu Biao* written early by Liusong Yuhe, *Zhen Guan Gong Si Hua Shi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ainting History in Zhenguan Period)* by Pei Xiaoyuan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Jin You Jun Wang Xizhi Shu Mu (Bibliography of Jin You Jun Wang Xizhi)* by Zhu Suiliang, *Er Wang Shu Lu (Recording of Books Written by Two Wangs)* by Zhang Huaiguan, *Xu Shu Lu* by Wei Shu, *Li Dai Ming Hua Ji (Recording on Great Paintings of Every Dynasty)* by Zhang Yanyuan and so on.

Compared with the Ta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was not that powerful, but on the other han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well as bookmen were respected, caus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Because of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in the Tang and Wu Dai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were damaged terribly. Thus, few could be handed over and seen by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offset the restriction for highbrows to learn from the original works, **Ke Tie** prevailed in the times. Besides epigraphy was also established as a knowledg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nscriptions were very popular for the literati to collect. It was in su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a great number of books recording calligraphy and **Ke Tie** and inscriptions emerged.

“The recordation of calligraphy” discus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refers to a book recording and relating calligraphy, painting, **Ke Tie** and inscriptions, in which almost every detail about **Bei Tie** (a rubbing from a stone inscription) is involved, including its title, calligrapher, chirography, form of the tablet, content, year of being produced, value and the situation of being collected and popularized etc. Therefore, “the recorda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alligraphy history, calligraphers, Chinese characters,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and to epigraphy as well as historiography.

This dissertation is dedicated t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the recordations of calligraphy” produc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argumentation is developed into

six parts. Following introduction in the first part, the second part provides a general outline of “recordation”, involving the definition of “recordation” and “record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thesis. Then in the third part, the study on “the recordations of calligraphy” is cast back to those of the Song Dynasty, hereby the initial appearance of “the recordation” and “the recordations” produced in the Dong Jin, Nan Chao, Sui and Tang Dynasty are briefly reviewed. The Fourth part focuses 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recordations” in Song Dynasty: They contain the recording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paper, Ke Tie, and inscription and among them there are some typical ones, including seven recording book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paper, ten ones of Ke Tie and fifteen ones of inscription. In the next part, the focus transfers to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auses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recorda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anks to the rulers’ suppor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well as bookmen were respected in the society,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 prevailed, as well as the appreciation of distinguishe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among the bookmen. Another two reasons why a great number of “the recordations” emerged at the times reli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Ke Tie and the temporal academia for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inscriptions. In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part,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the recordations” are explored. Take those of the Song Dynasty for instance, they are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both as literature and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popula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yle of “the recordation” also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related fields of aftertime.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The recordation of calligraphy researching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張百軍

日期：06年6月1日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張百軍

日期：06年6月1日

一、绪论

（一）本文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我国古代书法文献种类繁多，数量极大，“书迹著录”就是一种重要的书法文献，是开展书学研究重要的资源。

中国古代书迹及其他汉字字迹，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书迹成为艺术欣赏、书法学习、文史研究的对象，人们珍爱并收藏这类书迹，日积月累，收藏渐多后，就要将其记录在册，于是“书迹著录”也就产生了。“书迹著录”包括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著录三大类。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主要是指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著录兴盛于宋代。

作为古代书法文献的一类，中国古代“书迹著录”为后人学习、研究、鉴藏前人的优秀书法遗产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记录资料。近年来，无论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兰亭论辩”，还是“国宝级”墨迹宋代米芾《研山铭》、隋人《出师颂》以及《淳化阁帖》传世最佳善本的回归，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是书法文献的记载。

宋代的“书迹著录”颇为兴盛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统一全国后，将各地方小王朝里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当时西蜀和南唐宫廷收藏之富，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图画见闻志》记载：“太祖平江表（南唐），所得图画赐学士院。”又“苏大参雅好书画，风鉴明达。太平兴国初，江表平，上以金陵六朝旧都，复闻李氏精博好古，义士云集，首以公倅是邦，因喻旨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余卷上进。”这些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书画作品，除了一部分赐给大臣之外，其余的都成了宋代宫廷的收藏，这为内府收藏奠定了基础。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命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是宋初宫廷收藏法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二十帖。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宫廷的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位书画家，而且雅好收藏，所以宋代皇室的法书收藏在徽宗朝达到了最高峰，所谓“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画继》）。在整理、鉴定、著录内府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赵佶还命侍臣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

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之后，大力搜求古书画，以充实宫廷的收藏。经高宗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收藏颇为可观。宋代私人收藏文物字画之风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书画的收藏。由于此风之长，宋代文物书画市场比较繁荣，书画著录著述渐多。宋代金石考据之学渐兴，搜访金石碑刻，研究古器物上的文字，对其进行考释、辨伪、证史，评价其文字内容和书体风格等，这一切也导致了“书迹著录”的大量出现。

本文试图对两宋时期大量出现的“书迹著录”文献作一全面的考察，就宋代的“书迹著录”文献的分类、著录体例、价值及其影响作一梳理，以期更进一步地认识宋代书学，或许对今后的研究不无益处。

（二）“书迹著录”研究现状综述

在法书墨迹、刻帖、金石拓片的收藏过程中，前人往往将收藏或亲眼目睹过的墨迹、刻帖、金石拓片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并编成专门的著录书。此外，前人的笔记文集中还有不少有关金石碑帖书迹的著录。这些“书迹著录”是印证和研究金石碑帖书迹的重要参考资料。专门著录书籍自唐初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以来，历代层出不穷，特别是宋、明、清三代，种类繁多。据初步统计，历代流传下来的专门书画著录书籍不下百种。

随着现代印刷、照相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出版了不少大型的书画著录书籍，特别是象《美术丛书》、《中国书画全书》等大型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都可资利用。此外，《故宫书画录》、《故宫藏书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等大型书画编目、著录书籍，也都便于研究者使用。

在对历代“书迹著录”的整理研究中，朱家溍先生主编的《历代著录法书目》颇为详备。该书所收书目以见于前人著录者为限，所编书目以人系书，且限于传世墨迹。为便于检查，篇末另附字号异名索引和引用书目及略称，所引用书目按篇名第一个字笔画为序，引用书画著录书二百八十六部。徐邦达先生编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是一部重要的“书迹著录”著作。杨仁恺先生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一书文图并重，图版不仅包括书法全文，而且包含跋文、鉴藏印记在内的引首、隔水、接纸等等，所录文字包括自题、笺题、跋文及历代鉴藏印记。该书编排，以书者时代先后为序，每件作品列有书心、跋文、

鉴藏印记、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附记系对该作品产生时代、作者、跋文、鉴藏印记及流传经过所作的考释。

此外，还有涉及“书迹著录”的研究专著，如穆棣《韭花帖系列考》、王裕民《怀素自叙帖研究续集》、仲威、沈传凤《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等。另外，还有单篇的“书迹著录”的考辨文章，如张天弓《马澄〈逸少正书目录〉散考》等。

回顾以往的研究，研究家们大多以作品为纲、以时代为序，依据历代“书迹著录”文献，或考证，或梳理，而对“书迹著录”这一类文献的综合研究关注较少。宋代的“书迹著录”作为一种重要的书法文献，它对前代著录有哪些继承，自身的价值如何，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宋代的“书迹著录”家们各自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这就是本文试图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文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两宋时期书法文献中的“书迹著录”。本文所说的“书迹著”录包括三类：一是传世墨迹著录。中国古代重收藏，前人墨迹，辗转流传、买卖、收藏，往往真伪难辨，高下难分，对其著录，作用不言而喻；二是刻帖著录。宋代自《淳化阁帖》刊刻以来，刻帖兴盛，对刻帖的文字内容、版式等的著录；三是石刻、出土金石文字的著录。宋代金石学大兴，石刻、出土文物的著录著述颇丰。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的分类、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初步的阐述。

本文对宋代“书迹著录”著述的考察，将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现存的两宋书法文献，主要采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

二、“著录”、“书迹著录”概说

(一)“目录”与“著录”

“目”之本义原为人眼，甲骨文“目”字皆作人眼形；“录”为“録”之本字，“录，刻木录录也”，后世可作动词用，有详明记识之义。“目录”一词最早见于汉刘歆《七略》，云：“《尚书》有青丝编目录。”^①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也就是“条其篇目”；“录”指叙录，即对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评述，也就是“撮其指意”，两者合在一起，就是“目录”。但是，在古代著作中，目录一词的含义有时所指较为具体，有时含义较宽泛。凡是开列一书的篇名，并对此书中每篇各作一提要，或仅对全书作一提要，我们称之为一书之目录。凡是开列许多书名，并以或简单或复杂的形式将内容提要等编写出来的，则称为群书之目录。

编目一类文献，产生由来已久。《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代刘向、刘歆奉诏校书，遂撰为《七略》、《别录》，这就是著作编目。

目录编目产生于图籍典藏的实际需要。中国国家藏书制度起源很早，夏有太史令，殷有内史掌管图籍，为典书之官。《周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汉代国家藏书基于秦世图籍。汉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民间献书有奖，成帝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命光禄大夫刘向父子校中秘书，历时二十年，纂成《别录》、《七略》，开我国历史上国家藏书目录之先河。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别录》、《七略》不但成为我国传统目录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实际也是一部学术源流史。班固删刘氏《别录》、《七略》以为《艺文志》，重在彰明学术源流而不论每书之得失。

三代以下，从秦汉至明清，图书主要由国家收藏管理的制度，维持了几千年，我国古代图书得以善藏，著录部次之学术滥觞其中。刘向父子撰《录》、《略》，通览先秦以来各家学术，分类著录各家学说，所以具有目录学价值。郑默、荀勖创四部，王俭著《七志》、阮孝绪《七录》开佛学著作入目之先。魏征《隋志》

^① 《文选》卷三十八，李善注引《七略》

^② 《校讎通义》叙

大率因旧录记其见存，集东汉以来古籍流传之大成。经史子集四部，自宋晁公武、陈振孙以下迄清《四库》，大体沿用其形制。

“著录”又称“著目”、“录目”，“目”也就是“篇目”。“目录”本只称为“录”，“班固谓刘向著目录，而向书只名《别录》，不名目录者，以录中本兼有目，犹之司马迁、扬雄叙，只名自叙，不名叙目也。”^①“著”、“录”作为动词用，意义上是相通的。前人的“著录”著述，实则是“著目”、“录目”。

（二）“书迹著录”

“书画著录”是记录中国古代法书、名画作品的目录性著述。我国艺术，最尚书画。魏晋绘画以壁画为主，卷轴画次之，因而大多只能鉴赏，不宜收藏。南朝书迹多半是手札，君臣、士大夫之间，或吊唁，或问病，或报平安，鸿雁往来，一时蔚成风气。对其书法之臧否，成为人品之评价，雅俗之分野。既有鉴赏，势必就有人从事收藏，随之而来就有所记载，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书画著录”。

“书迹著录”则是专指对法书名迹的著录。我国古代的“书迹著录”的产生仅次于文章志及佛经录，而且法书名迹的著录无疑借鉴了图书著录的一般体例，早期类似后世的对书画的著录仅见于综合性的图书目录。从目录学史上来说，书画类专科目录的产生也晚于经学、史学目录。如果说图籍典藏的实际需要导致了目录学的产生，那么书迹的著录，则缘于人们对法书的欣赏、鉴藏与研究。刘宋时，虞龢首撰《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②，其后，梁傅昭著有《法书目录》^③，此外，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④。隋炀帝“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⑤其时所藏既多，则必有目录，而《隋志》不载。^⑥而《述书赋注》载，隋时姚最有撰《法书录》。唐朱景玄撰有《书品目录》，褚遂良有《右军书目》、张怀瓘撰《二王书录》、韦述撰《叙书录》等，然大多有目无录。迄宋宣和二年，内臣奉敕撰《宣和书谱》，始分列篆隶正行草诸体，于作品之前详载作者小传，兼论书法优劣，最为翔实。同时，米芾撰《书史》，记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二十九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 见《虞龢论书表》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 见虞泉《述书赋》注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④ 《梁书》卷二十七 中华书局本

^⑤ 《隋志序》中华书局本

^⑥ 有《法书目录》六卷，不著撰人姓名，但《唐志》作虞龢撰。

其目睹法书，详细著录藏家、用纸、印章、跋尾，兼及佚闻趣事，或加评论，用语精到。淳化三年，太宗敕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是宋初宫廷收藏法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二十件。自此，刻帖类“书迹著录”著述不断。此外，金石类“书迹著录”肇始于欧阳修《金石录》，赵明诚、洪适等人继之。至此，“书迹著录”著述体例大备，后世宗之。

从成书体例上来说，“书迹著录”或为通录，或为记录著者晚近时代之书迹；亦有专记各代内府或一家所藏，也有兼录公私收藏之名迹；有仅限于著者寓目之作，有采辑征引集录而成。所录内容初则仅为目录性，其后发展为述流传，记传记，分派别源流，辨真伪美恶，并兼及鉴别。在古代书迹大量散佚、真伪相杂的今天，“书迹著录”对书家研究、作品流传以及书迹鉴定等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在古代书法文献中，“书迹著录”与书迹考订、书迹题跋等内容往往相互渗透，书迹的著录、考订、题跋经常融为一体。书迹考订主要是考证书迹的流传、书者、真伪等。书迹题跋是专指为墨迹、刻帖拓片、金石拓片所写的题跋。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宋代产生的较为典型的“书迹著录”文献，即以著录墨迹、刻帖、金石书迹名称、书者、书体、刻写材料、刻写时间、刻写内容、藏家（刻石所在地）、书迹流传情况等内容为主，其内容多为实录，同时也对具有“著录”性质的文献即涉及著录内容分别作出考察。

三、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是当时公家藏书的分类目录，通常讲解“中国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部最早的文献目录中，“六艺略”专门著录“小学”，只著录字书。我国书画艺术的变革兴盛，魏晋南北朝已显端倪，以后愈趋发达，南朝时，书画更为风行，鉴赏之风兴盛，同时书迹收藏（主要是墨迹收藏）渐兴，收藏到了一定阶段，专门的“书迹著录”也就产生了。书迹著录显示着书迹的流传有绪，鉴藏经历。

（一）东晋、南朝的“书迹著录”

“书迹著录”与书迹收藏、鉴赏有直接的关系。据明确的文献记载，收藏法书名迹的风气，可以追溯到西汉后期。汉哀帝（公元前6年—前1年在位）时，陈遵（孟公）以豪侠闻名于世，封侯居长安，“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①

东汉前期，帝王也好收藏书法名家的书迹。宗室敬王刘睦“能属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病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②东汉后期，辞赋家赵壹在《非草书》中提及，西北地区的俊彦之士梁孔达、姜孟颖仰慕并学习张芝的草书，则必定藏有张芝的书迹；“后学之徒”竞相以梁、姜“二贤”书迹为“秘玩”，那么他们的草书又成为慕学者的收藏品。

曹魏西晋时期，御府“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③庾翼与王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④可见士族之家所藏的法书大多毁散于晋室南渡之际。东晋皇室也藏纳了一些法书真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略有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

刘宋帝王大多善书，也雅好收藏。虞稣《论书表》记载，文帝在位的三十年间，“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宋明帝于泰始三年，下诏书搜求法书，民间

^① 《汉书》卷九二《游侠传》

^② 《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列侯列传》

^③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

^④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所藏的名迹大多荟集内府。同时，又下诏书，命令中书郎虞稣、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当时御府所藏的魏晋名迹，虞稣著录颇为详细，曹魏、西晋名迹有：

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

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泰始年间又得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

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

毛弘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

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

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①

大概东晋以前的法书数量极少，因而以字数计。当时，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迹尚多，以“帙”、“卷”为计量单位，总计有二十六帙二百四十七卷：

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

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

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

扇书二帙二卷

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 旃檀轴

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

二王新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②

这些二王书迹是刘宋时期内府所藏法书之“冠冕”。对王献之作品的装裱，大的数十纸，小的数纸，并且卷轴大小悬殊，令其整齐，删劣存精。一卷装裱的作品，其中有精粗之分，安排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是由于“人之看书，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阅留连，不觉终卷。”^③并且，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于羊欣缣素及纸书中选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此外，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钟繇的书迹则是采用拓书即廓填的方法，“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④鉴于内府法书的收藏缺乏整理，虞稣建议“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⑤这里的“目”就应该是御府法书墨迹藏品目录，只是这里还不清楚这些法书藏品

^① 虞稣《论书表》（唐）张怀瓘《法书要录》本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 虞稣《论书表》（唐）张怀瓘《法书要录》本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 同上

具体的著录体例。他还主张以作品之等级配以金玉画轴。从这些著录也可以看出，内府法书的装治已寓鉴定、分等级于其中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最早的书迹著录，见于文献记载，是虞龢编的。从他在泰始六年（470）九月写的《论书表》中可以了解到，虞龢等人奉诏整理“朝廷秘宝名书”，分类著录法书名目，完成了《二王镇书目录》各六卷，也就是王羲之六卷，王献之六卷，还有《羊欣书目》六卷，《钟、张书目》一卷。由此可见，这种较早的书法目录的著述，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清楚的，即为了皇上赏玩方便，秘府收藏的那么多墨迹需要一个清单。书法目录的著述形式，当然是直接从秘府图籍的目录中派生出来的，当时被归于“文字部”。虞龢等奉诏整理内府收藏，他对秘藏书迹及其装裱式样相当熟悉，在编写法书目录时，必定少不了要让宋明帝过目，而宋明帝本人喜好读书，曾经撰写《江左以来文章志》，“文章志”就是文学史。因而当时书迹著录的编写应当十分严谨，而且很可能就有宋明帝本人的创意。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陶弘景《答梁武帝论书启》之二记载：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澄又云：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据今人张天弓先生的考证，马澄《逸少正书目录》写于永明八年（490）前后，并且《逸少正书目录》中的“正”字，恐怕是后人传抄时的讹误，原来应该是“镇”，当时“正书”的名称并不流行，王僧虔《文字志》“三十六种”书体中有“楷书”，没有“正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目录》不仅仅是书法作品的编目，还有注解，是古代最早的有注解的镇书目录。

南齐建国之初，内府的书迹收藏远远不及刘宋时期内府藏品的数量。《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略云：

太祖（齐高帝）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皇帝（孙权）、景帝（孙休）、归命侯（孙皓）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卫凯）、张翼十二卷奏之。^①

^① 中华书局校点本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南齐内府法书藏品的简明清单。

南朝梁武帝尤好图书古迹，他于齐末的兵火之灾后，搜访天下，重新收聚法书名迹。唐朝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梁天监（502—519）年间，“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①刘宋时期御府收藏的总量约为九十六帙，二王书为二十六帙，而梁府的二王书迹的数量就接近刘宋御府藏品的总量，由此可以想见梁朝“天府如海”的收藏气派。这些记载没有具体的著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录梁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相互论书启九首，其中萧衍四首，陶弘景五首。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所作。书信往来，评帖论书，所论精当。梁朝御府藏品甚多，伪迹贗品混杂其中，经过陶弘景的鉴定，许多假名“二王”的书迹被指认出来。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著录了“二王”帖目和冒名“二王”的帖目，并指明真正的书者：

第二十三卷 今见有十二条在别纸，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篇，无的可称。

第二十四卷 今见有二十一条在，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并非甚合迹，兼多漫抹，于摹处难复委曲。（第三篇）^②

这两卷王羲之书迹共有三十三条，这里“条”即是书迹作品。可见御府的藏品条理还是很清楚的，著录的条目也较为规范。

陈朝时期，自第二代帝王文帝才开始搜求法书名迹。历经前代的搜罗、毁佚，陈朝内府书迹的收藏已大不如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衰》云：“陈天嘉（560—565）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颀收之，得八百余卷。”

作为收藏品的法书名迹，特别是御府的“珍秘”，往往要装裱一番，以便于赏玩、保存和著录。东晋时期对法书名迹的装池不甚讲究。一是不分书体，只是按人分装，王羲之、王献之各为一帙；再者，装裱工艺不佳，“晋代装书”，“背纸迳起”。刘宋时期，内府对藏品进行精心整理，开始讲究装裱工艺，而且确立了卷轴的装治形式。^③从虞龢《论书表》对刘宋内府法书藏品的记载可以看出，

^①（唐）张怀瓘《法书要录》卷四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唐）张怀瓘《法书要录》卷二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王以坤《书画装潢沿革考》“南北朝书卷的初步定形” 紫禁城出版社 1993年

东晋、南朝的书迹著录内容还相当简略，只涉及到书者、字（卷、帙）数、纸质（纸书或缣素）、装治（玳瑁轴、旃檀轴、漆轴或金题玉躞、织成带）等。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才出现了著录“二王”帖目和冒名“二王”的帖目。

在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法书名迹中，虽或为真迹、或为临摹、或为双钩廓填，但偶尔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鉴识人的“押署”，与唐宋以后作品本身或拖尾上铃盖各种公私印玺完全不同。这在收藏、著录上是分别六朝与唐宋以下的一个特点。实行“押署”之制是从刘宋时期“科简”御府法书名迹开始的。所谓“押署”即是由鉴识艺人在藏品上署名，作为秘藏或鉴定的标记。这种情形，《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中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鉴识艺人押署。”《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了南朝的“押署”艺人名单，南朝宋有张则、袁倩、陆绥三人，南齐为刘瑱、毛惠远二人，梁朝最多，有沈炽文、唐怀充、徐僧权、孙子真、庾於陵、法象、徐汤、孙达、姚怀珍、范胤祖、江僧宝、满騫、陈廷祖、顾操等十四人，陈有杜僧谭、黄高二人，北齐丁道矜一人，隋有江总、姚察、朱异等四人。现存的古代法书名迹中所能见到的“押署”，主要是梁朝的鉴识艺人。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唐以前书迹著录、鉴藏的一般特点。

（二）隋唐时期的“书迹著录”

隋唐官府对书迹的收藏，集中于皇室的“秘府”。“秘府”藏品一部分来自前朝旧藏，另一部分来自私人藏家或民间所有，虽然也有当代作品，但多数是古代书迹。由于战乱或赏赐，“秘府”珍藏时或流入私家之手，私家度藏也难免或自愿或被迫献给皇帝。与东晋、六朝时期相比，隋唐时期书迹著录体例更为完备，而且出现了书迹著录类的专门文章。

隋代在建国之初便着手收集书画名迹。隋文帝杨坚于 589 年灭陈，同时即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与高颉接受陈代的法书名画，共得八百余卷。迁都洛阳后，隋炀帝杨广在观文殿后营造了两座建筑，东曰“妙楷台”，收藏法书；西曰“宝迹台”，度藏名画，以便随时观览。当时所藏的法书名画都由江总和姚察等人署记^①，收藏既多，必有目录，而《隋志》不载。

^①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

唐代帝王大多雅好书画，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到唐肃宗、唐玄宗，搜求古今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记载：“贞观、开元时代，自古盛时，天子神明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谓之太备。”

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陆续将隋代两都的书画收藏以及为窦建德、王世充所获的书迹，一律收归内府，奠定了唐王朝皇家收藏的基础。稍后，内府藏品又增进了一些原属私家的收藏，有的得于查获，有的来自进献，左仆射萧瑀进呈了十三卷书画，许善心献出了三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某进呈十卷，褚安福进献了四卷，得之于杨素的有二十卷。^①据贞观十三年（639）朱景玄的统计，当时内府、佛寺和私家所藏书画，共计二百九十八卷，其中的绝大多数应当是内府藏品。

唐太宗李世民，政治上雄才大略，同时雅好文艺，尤其喜爱王羲之书法。在他还是秦王时，就注意收藏书画，并由薛收、褚亮、虞世南等跋尾押署。李世民登基后不久，贞观六年（632），曾下令整理御府钟繇、王羲之等人法书真迹。《唐朝叙书录》记载：“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②徐浩《古迹记》则云“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③由此足见太宗内府收藏之盛，但这也只是粗略的数据统计，没有详细的著录。

太宗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往往重加装裱，据卢玄卿《法书录》著录，内府所得王羲之墨迹，真行草二九〇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其装裱格式，多以镂牙轴，紫罗裱，以区别于青绫裱、玳瑁轴的梁代旧装。装成之后，并以“贞”、“观”二小印押缝，这是历代帝王鉴藏印中开风气之先者。徐浩《古迹记》云“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如后。”韦述《叙书录》也记载：“帝（太宗）令魏少师（徵）、虞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古本，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注

^②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范祥雍点校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徐浩古迹记》范祥雍点校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

亦有是梁隋官本者。”太宗初年，置弘文馆，用以钤押书迹者为“弘文之印”，其印很小。对于所藏书画，唐太宗命当时著名书法家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监领装治并进行鉴识，曾在法书名迹后题署签押的人员还有李德颖、平俨、苏勔、韦挺、长孙无忌、霍士廉、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唐俭、刘德威、冯长命、唐皎、姜行本等。这些所谓鉴识人，主要是见证人，未必都是鉴定专家。褚遂良等人的跋尾签押虽然在于标志监领重装的职责，但深刻影响其后勃兴的题跋与观款是显而易见的。与东晋、六朝时期在法书名迹后题署签押的制度不同的是，隋唐时期，在书迹后除了可以看到鉴识艺人姓名外，还增加了“某年月日奉敕装”等内容，并且鉴识人大都附上官职爵里。

唐太宗之后，玄宗李隆基也十分重视法书名迹的征求与鉴藏。开元五年（717），玄宗登基不久，即诏令整理内府法书的收藏，计王羲之书一百三十卷，王献之书二十八卷，张芝、张昶书各一卷，其中王羲之真行书只有《黄庭经》、《告誓文》等四卷存世。玄宗内府搜求来的书画部分保存了张龙树、王行真等人的原装，大部分由陪戎副尉王思忠或王府大农李仙舟重装，监装并押署的鉴识人有王知逸、刘怀信、陆元悌、魏哲、褚无量、姚崇、马怀素、苏頌、宋璟、冯绍正、陈义与尹奉祥等人。这时，不少的法书名画经过重新装裱，分一卷为两卷，并割去前代名人题署，以陆元悌等人的题署取而代之。^①同时，“上自书开元二字为印，以印记之”。此外，玄宗朝设有集贤院，负责书画的征集与摹制工作，该院曾由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事。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内府收藏已颇寥寥。于是继续任命徐浩为搜访书画使，重新收集到二王法书二百余卷。乾元三年（760）张怀瓘指出，当时天府所藏王羲之真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共二十八卷，或许部分也是重新收集而来的。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五代纷争，官府收藏没有详细著录。江南十国中，南唐后主李煜内府的收藏是十分充实的。宋初，江表初平，赵匡胤曾派苏大参搜访名贤书画，得到千余卷南唐内府所藏名迹。赵匡胤又以上百卷赏赐给枢密楚公，所赐书画卷中往往有唐人的跋尾。由此可知，南唐御府收藏的来源正是唐内府。后主内府所藏书画，多钤有“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

^① 见唐书述《叙书录》 张怀瓘《法书要录》卷四 范祥雍点校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

同印”、“集贤院御书印”等印记。

在东晋、南朝的书学文献中，与法书名迹的著录、鉴藏活动密切相关的，类似后世典型的“书迹著录”文献当推南齐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论书》、梁萧子云《论书启》、虞龢《论书表》等。其中仅有虞龢《论书表》中提到“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卷，钟、张等书目一卷。”该文仅对书目作简介，未加说明。《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启》包括君臣二人往来启与答共九通，其间翔实论及历朝书家墨迹之真伪优劣，鉴别、整理过程以及皮藏装裱等，这里已经有帖名、书者、内容等简要著录。

与东晋、南朝不同的是，唐朝的书学文献中出现了类似后世专门的书迹著录类专著，有褚遂良《右军书目》、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右军书记》、韦述《叙书录》、卢元卿《法书录》等。其中，褚遂良撰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专录右军正书、行书，正书凡五卷四十帖，行书共五十八卷三百六十帖。每卷中所含各帖，大都著录帖文，标明行数，但是未见草书，从此书中可以考见唐初时王氏书迹流传尚多。韦述《叙书录》（又名《开元记》、《书述记》）记唐开元时叙录王羲之、王献之和张芝、张昶法书真迹，当时得王羲之真、行墨迹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得草书迹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散失后经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标，分一卷为两卷，王羲之书迹只存一百三十卷，王献之书迹只存二十八卷，张芝、张昶书迹各一卷。徐浩《古迹记》则为记述唐太宗、武后及玄宗各朝内府收藏二王法书之盛衰，聚散情况，进表奏上之作。《二王等书录》一书是张怀瓘在开元年间，任翰林院供奉之职时，鉴赏和审定了许多秘藏于内府的二王法书的记录，乾元元年（758）五月追记的。而《右军书记》则著录当时所存王羲之书四百六十五帖，王献之十七帖，并注释文，实开宋代刘克庄《阁帖释文》之先河。另外窦蒙《述书赋注》中也有不少前代书迹著录内容。

四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作分类

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在统一全国时,同时将各地方小朝廷中的书画文物作为胜利品运往开封内府,南唐和西蜀的藏品亦不例外地进入了宋内府。那些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书画作品,除去部分赏赐给大臣外,其余都归御府收藏。太宗即位后不久,就“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诏令一出,各地官吏争相以进献古书画作为进见之阶,以此邀宠者不可胜纪。《图画见闻志》中就记录了王贻正等人献书画得“圣宠”之事。太宗除命各地搜访进献外,还专门指令高文进、黄居寀搜访民间图画,并为内府藏品铨定品次。

通过多种途径,宋初宫廷的法书名迹收藏颇为可观。宋代宫廷储藏书画之主要机构为肇建于端拱元年(988)之“秘阁”。在此之前,宫廷书画藏品的主要来源为960年赵宋开国之初承袭唐制而设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处殿阁并称“三馆”,负责“修史、藏书、校讎”。^①“秘阁”中所藏除了上万卷图书之外,法书名画已达数千件之多。这一时期,内府所藏书画作品上已钤有印鉴,据米芾《书史》记载,有“秘阁图书”、“上阁图书”,这两枚皇室收藏印章已极为罕见。北宋徽宗确定书画专用鉴藏印即“宣和七玺”以及钤印制度之前,往往在内府收藏的书画上钤盖最高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官印。这也是宋代内府收藏书画著录文献中与隋唐不同之处。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命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是宋初宫廷收藏法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五十件。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宫廷的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位书画家,而且好古收藏,他做了皇帝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集,所以宋代皇室的法书收藏在徽宗朝达到了最高峰,所谓“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画继》。在整理、鉴定、著录内府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徽宗赵佶还命侍臣王著等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

^① 南宋费衎《梁溪漫志》(1192年成书)卷二“三馆馆职”条,收录于《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部书。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之后，大力搜求古书画，以充实宫廷的收藏。经高宗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收藏颇为可观。宋代私人收藏文物字画之风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书画的收藏。由于金石学渐兴，搜访金石碑刻，研究古器物上的文字，对其进行考释、辨伪、证史、评价其文字内容和书体风格等，这一切都导致了书迹著录的大量产生。

（一）宋代的“墨迹著录”

墨迹著录乃书迹著录一大端，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墨迹的鉴赏。

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徽宗即位，经历了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皇家收藏日益丰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而且喜好古迹收藏，他登基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访，所以宋代皇室的收藏此时达到了高峰，所谓“秘府所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邓椿《画继》）从《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著录的作品即可获知，宣和内府所藏魏晋迄于北宋初期法书一千二百四十八轴，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合计七千六百四十四轴。

《宣和书谱》^①不撰著者姓名，是北宋时期重要的书迹著录类文献之一。《宣和书谱》共二十卷，按诸帝王书和篆、隶、正、行、草、八分书体及附录制诰分类，记录了一百九十七名书家小传及一千二百四十余件作品名目。是书所记为内府所藏名家法帖，首列历代诸帝王书为第一卷，附皇后。有晋武帝、唐太宗、明皇、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武则天、梁太祖、梁末帝、周世宗十二人。次列篆隶为第二卷，篆隶各有叙论。篆书列唐李阳冰等四人，宋三人，共七人；隶书只列唐韩择木。正书分列四卷，有叙论，起自魏钟繇，依历代次序收南北朝（宋、齐）、隋、唐、五代至宋共四十六名家。行书分列六卷，有叙论、附章草。起自汉，列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迄宋，共收六十九人。末列分书一卷，有叙论，收唐四人。后附制诏诰命和牒。在所录历代各家中包括僧、道和女书法家法帖，皆一一详列目录，并撰各家小传，品第风格，略述源流。每书体前列叙论，陈述详明。遗闻轶事，赖以以存。兼论书法极为精细，夹叙夹

^① 关于《宣和书谱》的研究可参看刘涛先生《〈宣和书谱〉的考察》（载1997年《书法从刊》）和王元军先生《关于〈宣和书谱〉的几个问题》（载1997年《书法研究》）

议，体例亦佳。虽在著录时精为汰简，却为后世保存下来丰富的书法史料，提供了研究古代书学及书迹流传的可贵资料。此谱在宋代未曾刊行，元初有传钞本流传江南。元大德六年（1302）延陵吴文贵博求众本，与诸同好参校梓行于世。《津逮秘书》、《学津讨源》、《四库全书》均有收录。今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的《宣和书谱》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学丛书》1984年顾逸点校本。

北宋灭亡，宣和秘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有的为金人所得，有的流落民间。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之后，一方面招揽画人，重组宫廷画院，另一方面搜求古书画，特别是从北方流散来的书画，以充实内府收藏。经高宗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收藏颇有可观。据杨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可约略知道当时内府收藏概况。但是，杨王休的《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是其在庆元五年（1199）整理内府收藏时的一个账目，记载十分简略。

宋代私人收藏文物字画之风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书画的收藏。由于此风之长，宋代便出现了文物书画市场，因而宋代的私家书画鉴赏、著录著述亦盛。有关法书墨迹著录的著述有：

（1）《宝章待访录》。

芾（1051—1107），初名黼，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又称襄阳居士，鹿门居士，书画家，能诗文，精鉴赏。此书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作《宝墨待访录》。《四库全书》审核陈著录书名为笔误或传写之误，甚当。其名宝章者，因唐有“宝章阁”，为专贮法书之所，此书命名乃本于此。该书是米芾就自己耳闻目睹的当时民间所藏晋唐法书而作的记录，目的是为将来寻访之用。正如该书序言所云：“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图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世传，闻见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宝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使焉。”书中所记录的法书有相当一部分被米芾逐渐罗致到手。凡到手的法书，米芾在《书史》中又有记载，前后鉴定基本一致，然《书史》详而此书较略。此书分“目睹”、“的闻”二类，皆纪晋唐墨迹。“目睹”部分自《快雪时晴帖》以下五十四条，“的闻”部分，自怀素《自序帖》以下二十九条。“目睹”类中所纪真迹、藏处、装裱、题跋、纸本、印鉴、避讳、拓制、考证等，皆有简明评述。在“的闻”类中，记录了名本碑帖的藏处。米芾以皆欲归之于己，藏之于手的心情赏鉴多件名迹，因

而鉴核颇精。世人认为经米芾品题后，可“巧伪不能惑，临摹不能乱”，“能识书家主人”而寄真赏。是书所载，与其所著《书史》相出入。验其成书年月，知在《书史》之前，两书相较，彼详此略，可互相参订考证。有《百川学海》本、《说郛》宛委山堂本、《湖北先正遗书》本、《美术丛书》本。有的版本中载有毛晋、吴颐修的题跋。

(2) 米芾《书史》(又名《米海岳书史》)(一卷)

米芾对始自西晋，迄于五代的前人真迹、印章跋尾、纸绢装褙，藏处，一一详载之。所作评语，皆为平生目历、区别无疑者断之。按史发论，以指南识者，不点俗目。对书法名迹，一一考订真伪，叙其流传渊源，兼及逸闻趣事，读之觉有生气。此书可谓品藻翰墨，辨别与研究古代名迹较早的重要资料。惟卷中论私印时，注引三省篆文皆反戾，无一宰相不被罪，御史台印左戾史字，少有中丞得免者为例，认为“私印大主吉凶也。”《四库全书提要》对其印关吉凶，卜官休咎之说，斥之“谬为附会，徒为好异而已。”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则辩为“原无关弘旨，四库此斥未免过当”，谓此书不似其他“但事著录，依样葫芦”之作。有《百川学海》(重辑本)题为《米元章书史》一卷本、《说郛》宛委山堂本、《美术丛书》(二集)一卷本、《王氏书画苑》一卷本、《湖北先正遗书》本。

(3)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廿八卷)

珂(1183—1234)，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汤阴人。鄂国公武王岳飞之孙，岳霖之子。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是书以其家藏前人墨迹，自晋唐迄于南宋，各系以跋而为之赞，其祖父岳飞手迹，则别为鄂国公传家帖附之于书末。珂处于南渡积弱之余的政治环境，又当家难流离之后，故在其著作中多发愤激烈之情。该书对诸家古帖，尤征人论世，考核精审，文亦兼备众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赏鉴而兼文章。全书前三卷为历代帝王帖；卷四为晋人真迹、梁陈名人真迹；卷五、六为唐名人真迹；卷七为唐摹晋人帖、唐人摹二王帖、万岁通天帖；卷八为唐摹杂帖、唐无名人帖、吴越三王判牒帖、五代名人真迹；卷九至二十七共十九卷皆为宋名人真迹；卷二十八为鄂国公传家帖。是编在每帖题名之下系以总赞，次列案语，各帖皆录原文，分别记述书体、字数、行数、题记、考订、跋尾、纸本、缺损等。所辑诸帖刻石，流传者十仅一二，墨迹仅存者百之一二，皆因珂汇集以传。此编因泯没零落数百年之久，由清朝纪昀为总纂官，于乾

隆年间重订刊行，始为世人所用。有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本。

(4) 周密《云烟过眼录》(四卷)

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苹州、泗水潜夫等。山东济南人。工诗词，善书画，精鉴赏。该书著录周密所见当时秘书省及四十余家私人收藏的书画与古物，其中以书画居多。著者以藏家为纲，记其所藏品目，加以考证。法书著录汉至宋的传世真迹，注明作品名称、书者、流传、题跋、印迹、纸质、墨色、品评鉴赏。有明刊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光绪年刻本、《美术丛书》本。

(5) 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一卷)

赵兰坡，即赵与懃，宋宗室。该书无作者姓名，主要著录赵兰坡家藏书画，共计有法书一百七十九卷，名画二百三十卷，书末附记云：“以上书画只是手卷，大者不在此数，其中多佳品，今散落人间者往往皆是也。赵与懃所藏书画又见周密所著《云烟过眼录》中。此书收录颇富，真实可信，但因仅有抄录编次，难于深加考证。今有《美术丛书》本。

(6) 佚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一卷)

是书著录南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家所藏的部分书画，共计有法书四十二卷，书画五十八卷，德祐末(1275—1276)所有书画均归入宋内府。据该书记载，贾似道所藏书画另有《悦生古迹记》一书，著录《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没有记载的书画。经贾似道收藏过的书画，均有“魏国公”、“悦生”(葫芦形)、“秋壑图书”、曲脚“长”或“封”字等印。今有《美术丛书》本。

(7) 杨迈《名贤墨迹类编》(十卷)

迈，字德夫，生平事迹不详，曾任宝谟阁侍制。绍定己丑四月，迈“以崇政殿说书入侍”。由于谈论到御书大字木犀诗，帝命其编辑先朝所珍藏之名迹。编辑中途，杨迈离世。其子璪继承遗愿，按迈之编辑计划，所编计十卷。其中，蔡京、蔡卞、吕惠卿、王时雍、邹柄可，则列另卷，以明褒贬之意。庚寅三月，璪曾进有《名贤墨迹表》一份。今有清石印本。

两宋时期的私人法书的墨迹著录还散见于一些文人的杂记当中，如苏颂、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陆游、周必大、朱熹、董道、刘克庄、释惠洪等人，或自家有所收藏，或于他处所见，于文集题跋著作中均有所著录，具有书迹著录

的性质。^①

（二）宋代的“刻帖著录”

刻帖之风起源于唐、五代。南唐李后主在保大七年（949），“命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这就是前人所称的《保大帖》。又，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转引褚伯秀云：“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②这是有关丛帖刊刻的最早记载，但因向无传本，故其著录情况无本可依。

根据目前的书史文献，刻帖著录始自宋代。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宋太宗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法书名迹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也就是《淳化阁帖》。^③这些作品有的是秘阁所藏，也有少数是向驸马王贻永家借摹，或许还有一些法帖是用南唐《保大帖》翻刻的。《阁帖》刻成后，太宗将拓本赐予近臣官居二府（枢密院与政事堂）以上者，人各一部。王著摹刻的《淳化阁帖》，可谓大观，算得上宋初宫廷收藏的法书总目录。这部经过选辑刊刻的丛帖不包括五代以后书家的书迹，仅唐及唐以前的书迹就达到四百五十余件，可见宋初内府收藏之富。《淳化阁帖》的汇刻在中国书法史上无疑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尚无影印技术，依赖摹勒椎拓手段来复制古代法书的时代，它给众多的学人士子在无法亲睹墨迹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提供了一个折中的范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书法史的发展进程。帖学之兴衰、碑学之继起，皆发端于《阁帖》之汇刻。

《淳化阁帖》刊刻后，刻帖之风大盛，其版本之传衍，书迹之著录著述颇多。宋代的“刻帖书迹”著录有：

（1）曹士冕《法帖谱系》（亦称《谱系杂说》）（二卷）

曹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江西都昌人，由幕僚侍至州郡。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士冕“博参书法，服习《兰亭》”。此书为士冕将平生所见宋代刻本汇帖列成一谱，以见其源流。首冠谱系图。卷上为《淳化法帖》，是为大宗，以下

^① 明末毛晋首次大规模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共收录欧阳修、曾巩、苏颂、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之仪等 20 家 76 卷，这些题跋文中多有涉及碑帖著录内容。

^② 《四库全书》第 871 册第 78 页

^③ 《淳化阁帖》是石刻还是板刻，向来有两说。据水赉佑研究《淳化阁帖》是刻在枣木板上。见水赉佑《宋代帖学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为支派，计有《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庆历长沙帖》、《刘承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清本》、《泮阳帖》、《鼎帖》、《不知处本》、《长沙别本》、《蜀本》、《庐陵肃氏本》等，凡二十一种。卷下首为《绛本旧帖》，是为《淳化法帖》之别子。以下为支派，计有《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又一本》、《武冈旧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三种。每种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异同工拙。集各帖汇而刻之始自宋代，而汇帖见于著录首见于此书。前有自序，后有董史跋。有宋刊本、《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2) 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

宏父，字幼卿，自号凤墅逸客，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书为分述各法帖源流，凡十六则，冠以绍兴石经、孟蜀石经、薛氏钟鼎款识三则，末以兰亭二则，欧阳修《集古录》一则。其叙蜀石经本末特详，又南渡后秘阁帖，亦铨订有序，至以阁帖、绛帖、诸郡帖谱具前，而补叙于后，与同时曹士冕《谱系杂说》作法相似，大抵皆鉴别不苟。末附朱竹垞、何义门、钱竹汀三跋，并附录鲍渌饮跋，及渌饮校订误字三十一条。其阁帖目次为：长沙帖、庐陵帖、清江帖、汝帖、武陵帖、淳熙秘阁帖、群玉堂帖、凤墅帖。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有清翁方纲校本。

(3) 黄伯思《法帖刊误》(二卷)

伯思（1079—1118），字长睿，别号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进士。政和间为秘书郎。能书，好古文奇字。王著奉敕编《淳化阁帖》，然著昧于识鉴，采择未精，故帖中真伪杂糅，错乱失序^①。虽有米芾《秘阁法帖跋》，一一评其真伪，然多以臆断，且所述简略，罕所考证。黄伯思病其疏略，乃重为补正，作《法帖刊误》。其考证精审，引据精当，使《淳化阁帖》真伪了然，为后来考证法帖者所推许。此外，黄伯思还著有《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黄伯思卒后，其子摘取二书，并哀集平日议论，题为《东观余论》，为后代论书者所重。今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

^① 张小庄《淳化阁帖》研究一文认为：王著以学识见封，并非后世所谓识见短陋者，《淳化阁帖》的汇刻，王著只是做了其中部分的工作。见《书法研究》

(4) 刘次庄《法帖释文》(十卷)

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崇宁中尝官御史。刘次庄作《法帖释文》,复取《阁帖》中草字不可识者,增刻释文于字旁,更名《戏鱼堂帖》,开创释文之先例。次庄所作《法帖释文》本附于石刻之中,未尝别为一集。后人于《戏鱼堂帖》中录其释文,抄合成此帙,依旧以阁本原第编次。所释未必尽是,然创始之功不可没。是编前录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为之提要,后有刘次庄元祐七年自撰之题记。有宋刊本、元刊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5) 秦观《法帖通解》(一卷)

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人。少游善书,苏轼谓其书有东晋风。是书凡分七编:一、汉章帝书;二、仓颉书;三、仲尼书;四、史籀;五、李斯;六、钟繇;七、怀素及《兰亭叙》。其撰述要旨是在《阁帖》官刻行世后,私家别刻逐渐兴起。少游官正字时,见诸帖墨迹藏之秘府者,皆神气异于刻本之枯槁,因以赫然可考者疏记为通解。今有《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6) 姜夔《绉帖平》(六卷)

夔(约1155—1221,或1163—1203),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鄞阳(今属江西)人。一生未仕,著有《续书谱》。针对《淳化阁帖》增删而成的《绉帖》(宋皇祐、嘉祐年间刻),姜夔著有《绉帖平》。此书原二十卷,仅存六卷。前有序,有清纪昀等人作的提要,并标有总目。《四库提要》言“宋之论法帖者米芾、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夔欲折衷其论,故取汉宫廷尉平之义以名其书。”并评是编“考据精博”。所考法帖,乃古人陈迹,几经摹刻,原来笔意已失。撰者认为诸家刊帖,黄长睿鉴赏较精。是编因其条疏而增备之,为使览者识其真伪,通其义理,然后究其点画,对翰墨有所补益。总录按年代顺序排列,举上古、三代、秦、后汉至宋朝历代书家九十余人,为使阅者知其概貌,不因其作品失传而埋名。仅选六十余人的尚存作品加以鉴定。多言所书作品字数、内容,涉及史传较多,并多方考察,鉴别作品之真伪。论据较为充分,有较强说服力。后人多认为是编在米芾、黄伯思二家评论之上。有武英殿聚珍本、《四库全书》本。

(7) 许开《二王帖评释》(三卷)

开，字仲启。二王帖所刻原本不可复见，许开守清江时为刻《二王帖》，取散见于各帖中王羲之、王献之书迹汇刻而成，并作《二王帖评释》。该书于每帖摘二字或三、四字为题，先列释文，系以评语。于每帖下各注所采帖名，每条后附米芾、刘次庄、陈与义、黄庭坚、黄伯思诸家评释。其中所采帖十四种，多为今日罕存之本。该篇有功于宋帖者甚大，《碑帖叙录》书中有考订。今有清雍正洋溢堂刊本、《横山草堂丛书》本、吴兴汤氏本。

(8) 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①

世昌为陆游之甥，淮海（今江苏高邮）人。是书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书始成，初名《兰亭博议》，凡十五卷。高文虎为之序。再刻于浙东庾司时，文虎之子高似孙删改，已非世昌旧作。是书为王羲之《兰亭序》作，集字为文，分为兰亭、睿赏、纪原、永字八法、临摹、审定（上、下）、推评、法习、咏赞、传刻、释裋等十二卷，其征引诸家，颇为详备，兰亭种种，可成综观。卷末所附宋人题跋，援据尤详。记、考、评、审汇于一书，群公品题载录殆尽，足见桑世昌用意在欲人于兰亭无所不知。有《四库全书》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9) 俞松《兰亭续考》(二卷)

俞松，字寿翁，号吴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其酷好金石之嗜，将家藏摹拓之帖与所见撮为是编，以续桑氏《兰亭考》，然书中体例与《兰亭考》迥异。上卷所载三十五帖、七十三跋并四诗，系出俞松家藏本或别家藏本，书中均一一注出；下卷皆俞松家自藏。此编材料翔实，考据有出，足备审详。经李心传跋者，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题，跋语畅达，尤熟于史实。编前有李心传作序，编后有姚咨跋语。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

此外，宋人的文集、笔记、题跋中也有大量的具有“刻帖著录”性质的著述。

（三）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

“金”主要是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古代铜器铭文中往往称为“吉金”。“石”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石刻，在古代石刻中有时称为“乐石”、“嘉石”、“贞

^① 《兰亭考》、《兰亭续考》二书与前述不尽相同，因其具著录性质，这里仍旧作著录文献看待。

石”。郑樵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①

金石学是专门研究古器物的一门学问。古器物包括殷周彝器、周秦以来的钱币、秦人石鼓、石刻、汉魏碑刻等等，在这些古代的金石器具上，大多铭刻有文字，记录着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它们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可以作为订正古籍和传说的有力证据。不过，对金石古器物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由于发现的金石古器物已经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于是就出现了一批研究和著录金石古器物的著作。这些著作著录、描摹了一批古器图形和金石刻辞，并进行了初步研究，扩大了文献资料的范围，也建立了收集、整理、鉴别、考订金石资料的一套方法，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先驱。

宋初，刘敞在长安做地方官期间，对当时国内收藏的簠、敦、镜、彝等古器物进行了鉴别考订，著录成《先秦古器记》一书。和刘敞同时代的欧阳修，平时也酷爱古石刻，家有大量收藏，他又在《先秦古器记》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编成《集古录》一书。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代的士大夫们竞相效仿，纷纷注重对古器物的收集整理。元丰年间，李公麟在著录古器物的同时，配以图状，著成《考古图》。宋徽宗即位后，根据宫廷所藏，亲自主持撰成《宣和博古图》。其后，赵明诚编著《金石录》，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专辟《金石略》。至此，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基本形成。

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是宋代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石书迹著录也为古代书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著作按其内容和编写体例可分为：

1、碑石类

(1) 欧阳修《集古录》、《集古录跋尾》（十卷）

欧阳修（1007—1072），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长期搜集金石刻辞，嘉祐七年（1062），欧阳修致书蔡襄，请他为《集古录序》书石，书中提到“盖自庆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②治平三年（1066）欧阳修跋《唐颜真卿射堂记》时释

^① 郑樵《通志·金石略序》 中华书局 1987年

^② 《居士外集》卷20《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

“六一居士”之名，提及“《集古录》一千卷”，为防止“聚多而终必散”，^①乃“撮其大要，各为之说”，^②编成《集古录》。此后，又不断考订，共撰跋尾四百余则，分为十篇。《集古录》原本无从得见，今存《集古录跋尾》中著录先秦直到宋初的金石器物计 412 则，分别为：先秦铜器、石刻 30 则；两汉铜器、石刻 90 则；魏晋南北朝碑帖 43 则；隋碑 15 则，唐碑帖 206 则；五代、宋初及未注明年代的碑帖 28 则。《集古录跋尾》所载钟鼎款识及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碑刻，间及墨迹、刻帖，每种分别著录，有的还附以释文，其涉及书法碑帖颇多，议论考证，皆极精确。所著捡采佚遗，积至此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虽随笔所书，但其所论内容对研究古文字及书法碑帖价值极高。今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2) 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

赵明诚(1081--1129)，宋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字德文，徽宗朝宰相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幼喜爱金石，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称羨，以为可以正伪谬，于后学者尤有功益。然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收博采，辑述成书，以传学者。遂访求藏蓄积二十年，终成硕果。绍兴中，其妻李清照表上之。是书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所藏钟鼎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事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均辑录之。前有著者自序，后附易安居士之跋文。其前十卷皆以时代为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于目，每题下注年月、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为辨证，凡跋尾五百零二篇。著录内容：古器物、钟鼎、秦汉刻石、魏晋碑刻、隋唐碑刻。体例：碑名(碑所在地)、碑云(史料)、碑况等。其跋尾对于补正史书缺误之处甚多，对于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尾，亦间有驳议。今有《三长物斋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等。

(3) 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

洪适(1117--1184)，字景伯，晚年自称盘洲老人，卒谥文惠，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中绍兴博学鸿词科。孝宗时，任司农少卿，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史。工文词，与弟遵、迈并称“三洪”，又精金石学，平生酷嗜隶古，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之以证史书讹误，考证精审。撰有《盘洲集》八十卷，又

^①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日序》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 86，史部目录类二

有《隶释》二十七卷。《宋史》有传。此书前十九卷著录汉魏碑碣一百八十九种，每种除著录其文字以外，又考释其立碑经过、内容、文字等。二十卷以下为附录，著录有《水经注》中的汉魏碑目、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佚名《天下碑目》中的汉魏碑目部分。此书是最早著录汉魏石刻文字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最为精博。”^① 著录体例：碑名、碑址、释文（含碑阴、阙字）、题记、相关史实、注释碑别字。

《隶续》为《隶释》续作，辑录洪氏续得之碑，前四卷录碑、钲、铎等二十九种，卷五、卷六、卷八碑图，卷九、十缺，卷十一至卷二十录碑文七十三种，卷二十一残缺。体例一如《隶释》。此书乾道四年（1168）始刻十卷，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又刻四卷，淳熙六年李颜颖又为增刻五卷，淳熙七年尤袤又刻二卷，前后共二十一卷，淳熙八年与《隶释》合为一书刊行。原本散佚，今本已非完帙。《隶释》、《隶续》二书所载碑文，皆依原字摹写，并以跋尾形式将假借通用字加以说明，对碑文中有关史事者，亦进行考证。有清刻本、《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前有洪迈、喻良能、段玉裁题识、汪日秀跋。

（4） 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

《四库提要》谓陈思为临安人。《宋会要》载开禧元年（1205）四月二十六日，“陈思已下六百一十一人，赐同进士出身”，^②则其出仕当在宁宗朝。是书著录古碑，以《元封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而各以古碑目系之其地，采录昔人辨证审定之语，俱录于下，并各著录撰者。其编次以地域分，而分地之中以时为次。自周秦以迄五代，将有地可考之碑刻分别录入，凡十九卷，末一卷为诸书所录刻石未详者，而于唐五代碑碣，搜采最富，可以补欧阳永叔、赵德文之遗漏。欧阳修《集古录》有卷帙次第，而无先后，赵氏《金石录》乃自三代、秦汉以下叙次，而不著所在郡邑。王象之《舆地碑目》所录碑目只收江淮以南，而此书则兼及江淮以北。是书征引赅备，创宋人《宝刻类编》以书家姓名分类未有之例。此书所引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集》、《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封碑目》、《资古绍志录》等皆已不传，惟籍此书得以了解大略。在引书中，往往只称某人的字、号，使读者茫然不知是何人，则是此书的缺陷。著录体例：碑名、撰者、碑石所在地、见于谁家著录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6，史部目录类二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8·19

今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5) 佚名著《宝刻类编》(八卷)

宋理宗宝庆初年,始改筠州为瑞州,本书多以瑞州标目,《四库全书提要》据以判定为理宗以后人的著作。书中将周秦至五代的碑目,按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姓名残缺八类编排。每类以书碑人为纲,附以所书碑目,皆注出年月地名。书碑及篆额出于二人者则分别著录。《四库提要》评论称:“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搜采贍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輿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今存《永乐大典》辑本,辑本中名臣类,缺唐天宝迄肃宗、代宗两朝碑目。

(6) 王象之《輿地碑记目》(四卷)

王象之,金华(今属浙江)人。庆元二年进士,知江宁县。是书碑记皆以府、州分载,而各注其所在,及年月姓氏于下,大致与陈思《宝刻丛编》体例相类。但陈氏用北宋輿图,此用南宋輿图;陈氏集诸家题跋,此多自为考证。而其考证精确者,足以证群书之伪误,此编“著之碑居地十之九,记仅十之一,则仍以碑刻为主。”今有《四库全书》本。

(7) 娄机《汉隶字源》(六卷)

娄机,字彦发,浙江嘉兴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事迹见《宋史》本传。是书依洪适《隶释》次第,以补洪氏所缺,首卷著录自汉至晋碑目三百四十部,分别记其年月地里、书写人名。以下用《礼部韵略》分为五卷,以楷书标目,以隶书排比其下,韵中不载的字附于卷末,文字异同者随字注出,有时也进行一些考证,纠正前人的失误,“于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①有《四库全书》本。

2、吉金古器类

(1)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薛尚功,字用敏,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薛氏精于古籀篆之学,著有《钟鼎篆韵》等。据曾宏父《石刻铺叙》,《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初刻于绍兴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291 经部小学类

十四年(1144)。该书著录夏、商、周、秦、汉青铜器五百一十件,包括钟、鼎、尊、壶、卣、缶、爵、敦、盘等,按朝代次第排序。其中“周鼓”为石刻,“秦玺”为玉器,并非尽是铜器。书中将每件器物款识,不仅依样摹录其文字,而且详加考释,并著有释文。“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搜辑较广,实多出于二书之外。”^①宋代集录彝器款识以此书最为丰富,所出土的青铜器有铭文者十有七八收入此书中,编排也最有条理。这些铭文或古文,或大篆,或隶书,摹勒极精,对于研究书法学、文字学、金石学都有参考价值。但薛氏所定器物时代及释文也时出现错误,孙诒让指出:“薛氏之旨,在于鉴别书法,盖犹未刊集帖之陋,故其书摹勒颇精,而评释多谬”,^②并为之校正商钟等十四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采其中秦公钟等五十二器重为考释。是书有绍兴十四年(1144)刻石,今仅存宋拓残页,又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木刻朱印本等。其中以崇祯六年(1633)朱谋堉刻本为最佳。

(2) 王球《啸堂集古录》(二卷)

王球,字子弁,一作球字,又字夔玉,据此书其同乡父辈李邴序,知为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人。李邴卒于绍兴十六年(1146),故《啸堂集古录》成书当在南宋初期。容庚《宋代吉金书述评续》称:“此书之成,在《博古》之后,而非袭取《博古》之铭文。”^③书中收录了商至汉代铜器铭文及印章三百四十五件,皆“摹其款识,各以今文释之”,未作考证。今有《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

(3) 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

王厚之,字顺伯,号复斋,浙江诸暨人,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其生平事迹《南宋馆阁续录》卷八有记载。此书收录了自夏至晋古器五十九件,每器之前,皆题器名,并记其出土之地、收藏之人,同时附释文。

(4) 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

张抡,字材甫,云间(今上海)人,于高宗、孝宗两朝在朝廷任文职官员。是书共著录古器一百九十五件,仅考释铭文,品评形色,并不摹写器形款识,而且大部分古器见于《博古图》。有《四库全书》本。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41 经部小学类二

^② 孙诒让《古籀拾遗序》

^③ 《学术研究》1964年第一期

(5) 翟耆年《籀史》(二卷, 现存一卷)

翟耆年, 字伯寿, 润州丹阳人, 是高宗朝参知政事汝文之子。是书为一部金石书目的著录, 分别介绍著者生平事迹, 并评述内容, 有些散佚不传的金石著作, 如李公麟《考古图》5卷、《周鉴图》1卷、杨元明《皇祐三馆古器图》、赵明诚《古器物铭碑》1卷等, 皆可从此书中了解其梗概, 因而对研究金石学史是有价值的。由于书中多载金石款识, 故以《籀史》为名。《四库提要》评论称: “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 而所述源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 固未可以偏废。”^①

(6) 吕大临《考古图》(十卷)

吕大临, 字与叔, 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 是程颐的学生, 通六经, 尤精于《礼记》, “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 令可行, 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②《考古图》自序写于元祐七年(1092)二月, 卷八《琥》按语引《复斋漫录》之文涉及徽宗事迹, 容庚认为: “若非后人所增, 则其成书乃在作序十年之后矣”。^③本书著录官私收藏铜器二百二十四件, 石器一件, 玉器十三件, 按年分类, 摹绘器形款识, 并注明尺寸、重量、容量以及出土地点、收藏之家。体例谨严, 有疑则缺。所定器物名虽有舛误, 但因为有图, 使后人能据图加以纠正。

《考古图释文》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 附于《考古图》、《续考古图》之后, 乃元祐中吕大临所撰。此书据《广韵》韵目, 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四声, 将《考古图》中的文字, 分别编入, 并将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附于卷末。各字间有音释, 有异同者, 则加以训释考证。

(7) 《续考古图》(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卷三有“绍兴壬午”记事, 认定此书成于“绍兴三十二年之后”。^④关于本书作者, 容庚先生认为: 足证其非大临所作, 而以陆心源《瞿堂集古录·李邴序》所云南宋赵九成撰为是。^⑤此书著录铜器、玉器、瓦当、瓦鼎共一百零一件, 收藏者二十九家, 又有各地出土献之朝廷者。所著录器物, 不以类从, 是随见随录之作, 体例亦不统一, 或有图而未摹写器文, 或铭文不依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6 史部目录类二

^② 《宋史》卷340, 《吕大访传》附弟《吕大临传》

^③ 容庚《宋代古金书籍述评》, 《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 中华本《考古图》卷首《考古图述评》, 《考古图释文》卷首《考古图释文述评》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 子部谱牒类

^⑤ 同④

原器行款，图识失真。近人王国维云该书所定器名有至当不可易者，但同时也指出“伪器错出，定名亦多误”。^①

(8) 《博古图》(三十卷)

王黻等奉敕编修，初修于大观之初，重修于宣和年间。此书所记皆徽宗宣和殿所藏自商至唐古器八百三十九件。全书将其五十四种古器分为二十类，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大小、容积、重量等，并附器物名称、用途、时代的考证，是考古学的一大成就。其款识之文摹绘尤精，观其形体，整齐雄伟，古朴苍劲线条律动感甚强，是学习篆书的重要参考材料。此书编纂体例比较完整，在定名和考证方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但也有不少疏漏，宋代学者赵明诚、洪迈早有评论。容庚认为：“以此书为荒陋可笑不无过当。使今日而评此书，其铭文之误摹误释，正不可胜数。”^②《四库提要》称“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具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核订，当时衰集之功，亦不可没。”^③王国维《书宣和博古图后》说：“此图中各器物，靖康之乱，已悉为金人掣之而北。然其十之一二尚见张抡《绍兴内府评》中，盖金人不甚重视古器，而宋之君臣方悬重值购之，古汴京内府及故家遗物，往往萃于榷场”。^④有《格致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此外，宋人的笔记也有“金石书迹”著录性质的专论。如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道《广川书跋》、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雍录》、张世南《游宦纪闻》、沈括《梦溪笔谈》、岳珂《程史》、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蔡條《铁围山丛谈》、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赵彦卫《云麓漫抄》、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等，皆有金石书迹的著录。此类著述既非图录，又非编目，特点是研究性强，著述偏重于某一类古器物碑石或某一方面的问题，往往称“论”、“跋”、“辨”、“评”、“史”等。

上文将宋代的“书迹著录”著作按其主要内容即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书迹著录大致归类。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其内容往往芜杂，其中的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书迹著录经常混杂在一起。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说觥》

^② 容庚《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子部谱录类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

五. 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与内容考察

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无论是从著录体例,还是著录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宋人的“书迹著录”体例对后世著录家影响深远,后世著录家多遵循宋人的著录体例进行著录。宋人的“书迹著录”内容丰富,或墨迹,或刻帖,或金石,其中有按时代进行著录,有分书体进行著录,同时还涉及法帖、金石的考证、辨伪等。下面试图就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内容方面做一初步考察。

(一) 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分析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从体例上来看,有“谱”、“目”、“录”、“赞”、“跋”、“记”、“评”、“史”、“图”、“考”、“释”等的分别,但都是著录,或者具有著录性质的文献。

关于“谱”。“谱”本是按事物类别或系统编辑的书、表。《汉书·艺文志》“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史记·三代世家》则指编制谱册,“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中,冠之以“谱”的有《宣和书谱》。《宣和书谱》二十卷,为宋徽宗时内臣奉敕所撰,所记为内府所藏法书名迹,按诸帝王书和篆、隶、正、行、草、八分书体及附录制诰分类,记录了一百九十七名书家小传及一千二百四十余件作品名目。是书所记为内府所藏名家法帖,首列历代诸帝王书为第一卷,附皇后。次列篆隶为第二卷,篆隶各有叙论。篆书列唐李阳冰等四人,宋三人,共七人;隶书只列唐韩择木。正书分列四卷,有叙论,起自魏钟繇,依历代次序收南北朝(宋、齐)、隋、唐、五代至宋共四十六名家。行书分列六卷,有叙论、附章草。起自汉,列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迄宋,共收六十九人。末列分书一卷,有叙论,收唐四人。后附制诏诰命和补牒。《宣和书谱》是历代书家、书体、作品的谱牒图,兼有书法史性质。与《宣和书谱》成书相近的还有《宣和画谱》。

曹士冕《法帖谱系》也是宋代“书迹著录”著述中具有谱牒性质的著作。此书为士冕将平生所见宋代刻本汇帖列成一谱，以见其源流。首冠谱系图。卷上为《淳化法帖》，是为大宗，以下为支派，凡二十一种，每种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异同工拙。集各帖汇而刻之始自宋代，而汇帖见于著录首见于此书。此外，曾宏父《石刻铺叙》记载蜀石经及南渡后秘阁帖，铨订有序，至以阁帖、绛帖、诸郡帖谱具前，而补叙于后，与同时曹士冕《谱系杂说》作法相似，大抵皆鉴别不苟。

宋人的“金石书迹”著述中，陈思《宝刻丛编》著录古碑，以《元封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而各以古碑目系之其地，同样具有碑刻“谱牒”特点。

关于“目”、“录”。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也就是“条其篇目”；“录”指叙录，即对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评述，也就是“撮其指意”，有时也兼有考证，两者合在一起，就是“目录”或“录目”，有时也称“著录”。“书迹著录”著述以“书目”、“目录”、“书录”等命名的有刘宋虞龢《二王镇书定目》、《羊欣书目》、《钟张书目》，梁傅昭著有《法书目录》，此外，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述书赋注》载，隋时姚最有撰《法书录》。唐代朱景玄撰有《书品目录》，褚遂良有《右军书目》、张怀瓘撰《二王书录》、韦述撰《叙书录》等，然大多有目无录。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中，冠以“目”、“录”著录碑帖、金石书迹的，大多有目有录，即有碑帖、金石目，同时兼有评论、考释、说明等。这一类著录著述有米芾《宝章待访录》、周密《云烟过眼录》、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佚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等。

关于“赞”。“赞”，通“讚”，本义为颂赞、称美，后成为一种文体。《文心雕龙》云“赞之为体，促而不旷，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其颂家之细条乎！”^①古代书学论著中，赞文多附于叙事之末，如唐张怀瓘《书断》列叙十体书，各附赞文一篇，赞文常有泛言而不切书旨的弊端。

宋代“书迹著录”著述中，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是书以其家藏前人墨迹，自晋唐迄于南宋，各系以跋而为之赞，其祖父岳飞手迹，则别为鄂国公传家帖附之于书末。该书对诸家古帖，允征人论世，考核精审，文亦兼备众

^① 《文心雕龙今译》 周振甫 中华书局

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赏鉴而兼文章，不独著录书迹而已。

关于“跋”。题跋中的“跋”文，盖由“跋”尾发展而来。^⑩所谓跋尾，原指在书画作品末尾署名，作为已经鉴赏或收藏的标识。跋尾押署之制在六朝已盛，其时名画，多有帝王或名家跋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专列“叙自古跋尾押署”一节记其制。以后跋尾渐由印记代替，而文字则演变为记述或品评作品的诗文。题跋文作为一类文体编入总集，始自南宋吕祖谦《宋文鉴》。

具有“书迹著录”性质的题跋文在宋代卷帙浩繁。明末，毛晋首次大规模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共收录欧阳修、曾巩、苏颂、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之仪、米芾、释德洪、朱熹、洪迈、陈傅良、周必大、陆游、叶适、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凡二十家七十六卷，数量极为可观。当然还有董道、赵明诚、洪适、楼钥等未被收录。在宋人的题跋文中，有相当篇幅是跋书帖、跋金石碑帖的，这些跋尾本是单篇，后来才汇集成书，具有“书迹著录”著述性质。每篇跋尾的体例大致相似，先著录碑帖名，然后或考证、或评析。

关于“记”、“评”、“史”。“记”是典型的“书迹著录”体例之一，就是具体著录书迹的名称、书者、书作情况。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中，杨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就是杨氏在庆元五年（1199）整理内府收藏时的一个帐目，记录非常简略。

“评”就是评论、评议。宋代的书学著述中，姜夔《绉帖平》、许开《二王帖评释》虽冠以“评”，实则具有“书迹著录”性质。《绉帖平》总录按年代顺序排列，举上古、三代、秦、后汉至宋朝历代书家九十余人，仅选六十余人的尚存作品加以鉴定，多言所书作品字数、内容，涉及史传较多，并多方考察，鉴别作品之真伪。《二王帖评释》则于每帖摘二字或三、四字为题，先列释文，系以评语。

米芾以“史”命名的《书史》实则是典型的“墨迹著录”著述，对始自西晋，迄于五代的前人真迹、印章跋尾、纸绢装裱，藏处，一一详载之，并作评语考订，并不具有“史”的性质。翟耆年《籀史》为一部金石书目的著录，书中多载金石款识，对研究金石学史极有价值。

关于“图”。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有一类著述附有图谱，摹绘器物款识，

^⑩ 关于题跋的由来，张天弓《裸帖与裸题》（《中国书法》2004年第5期）有详细论述

并注明尺寸、重量以及出土之地、收藏之家，如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博古图》等，同样具有“书迹著录”的性质。

关于“考”、“释”。宋人的书学著作中还有冠以“考”、“释”一类的著录著述，如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洪适《隶释》等。桑世昌《兰亭考》记、考、评、审汇于一书，俞松《兰亭续考》则为典型的“刻帖著录”，洪适《隶释》则是著录汉隶的专著。

（二）宋代的“书迹著录”的内容考察

宋人以前，“书迹著录”著述只有“墨迹著录”一大端，著录内容相当简略。刘宋时期，虞龢《论书表》中提到“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卷，钟张等书目一卷，文字之部备矣。”^①这里，我们只知道虞龢撰写了《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至于具体著录内容则无从知道。唐代褚遂良在起居郎任上编写《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著录“正书都六卷”、“行书都五十八卷”，其正书第四卷日记：“周公东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自誓文。尚想黄绮七行。墓田丙舍五行。”^②这是今存古代书学中较早的书目，其体例只是简单的记录卷次、帖名（或开篇数语）、行数等，基本不涉及真伪鉴识、优次评价。如《墓田丙舍》一帖，本为钟繇所书，这里褚遂良著录为王羲之所书，即便是王羲之临仿，也应该注明是临本，但未置一辞。

宋人的“墨迹著录”内容则较为完备。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遗教经”条云“右《遗教经》，相传云王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唐时佛书今在者，大抵书体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书经，题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书者，皆与二人他所书不类，而与此颇同，即知写经手所书也。”^③这里，欧阳修所做“墨迹著录”不仅有帖名、作者，同时还兼及辨伪、考证。又如米芾《宝章待访录》“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条记载：“右真迹，麻纸书，在李公瓘家。上有钟绍京书印、窦蒙审定字印，印谢安一帖，为后人恐墨淡，得

^①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4页

^②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版 第88页

^③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三）第五卷第2311页 中华书局 注：欧阳修所作虽为“跋尾”，但是这里同样具有“著录”性质。

用深墨添过，使人惋怛。与前帖并有绢帖书爵号，自为名笔。”^①米芾作为宋代著名的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其“墨迹著录”内容更为完备，不仅涉及帖名、书写材料、藏家、印记，并有真伪考辨。与米芾《宝章待访录》、《书史》著录体例相似的私家“墨迹著录”还有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悦生所藏书画别录》等。

宋代“墨迹著录”重要文献还有宣和年间奉敕编著的《宣和书谱》，作为官方著录的书学文献，其著录体例、内容与私家著录不尽相同。因为个人收藏、识见的局限，宋代的私家“墨迹著录”所记载的古代法书名迹数量、范围都有限，并且有些著录还有随机性，一些著录家随时收藏、目睹、耳闻，则随时著录。宋代御府收藏自有私家收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而作为内府“法书藏品清单”的《宣和书谱》中的“墨迹著录”体例更显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宣和书谱》总共二十卷中，除卷一“历代诸帝”、卷二十“制诏诰命”外，其余部分按书体、分书家、据年代依次著录，同时还著录当朝的一些书家的作品。每种书体前有叙论，叙述书体发展史，接下来是书家小传，最后是御府所藏法书名目。

据文献记载，刻帖始于南唐、五代，而对刻帖的著录则肇始于宋朝。淳化三年，宋太宗诏令翰林侍书王著将历代法书编次为十卷，摹刻在枣木板上。《淳化阁帖》收录历代帝王书、历代名臣书、诸家古法帖以及“二王”书。每帖前标明卷次，然后是书者。《淳化阁帖》刊刻后，官刻、私刻历代法帖之风大盛，围绕刻帖版本传衍，对刻帖书迹进行著录的著述颇多。宋代的“刻帖著录”的体例根据著录内容的不同而不尽一致，无论是法帖谱系的著录，还是对刻帖的释文，抑或是对刻帖的题跋、杂考等，本文都认为是“刻帖著录”著述或是具有“刻帖著录”性质的著述。

宋代的“刻帖著录”中有对法帖谱系的著录，如曹士冕的《法帖谱系》、曾宏父的《石刻铺叙》。上两部著述分别著录各法帖的源流，每种法帖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异同工拙。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下《续阁帖》前的一段文字就是典型的著录：“卷首晋、唐帝后书，二卷、三卷系王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笔，五又所书《黄庭经》、《乐毅论》、《兰亭序》，六又其家《宝章集》，七卷乃晋索靖所书《月仪》，八则虞世南、贺知章、柳公权帖，后则无名人帖，九则李怀琳嵇康《绝交

^① 《宝晋山林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集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211页

书》，末卷唐无名书《月仪》诸帖。”^①此外，还有针对法帖的释文类，如刘次庄《法帖释文》、秦观《法帖通解》等。宋代的“刻帖著录”著述中，还有一类“刻帖著录”的著录是先著录帖目，然后是评析、考证帖的真伪。

金石学发端于宋代，宋代金石学研究不仅涉及各种材料和各种类型的古器物、碑刻，而且涉及这些古器物、碑刻的文字、形式、体制、图象、纹饰等各个方面。宋代“金石书迹”著录体例涉及碑名、书撰人姓名、书碑年月、碑文，然后是碑主的史实，并加以评论。如《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颜氏家庙碑建中元年”条记载“右《颜氏家庙碑》，颜真卿撰并书。真卿父名惟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祚群从官爵甚详。”^②又如《金石录》（卷第十八）“汉太尉刘宽碑”条云：“右《汉太尉刘宽碑》。宽有两碑，皆在洛阳上东门外官道旁。此《碑》据《艺文类聚》乃桓麟撰，《后碑》不知何人所为，然字体则同也。”^③再如《隶释》（卷第二十三）“曹腾碑”条著录“右汉隶，不著书撰人名氏。腾，柏（桓）帝时官至中常侍长乐大仆，封费亭侯，追加兼谏议印绶。碑无所立年月，在亳州。”^④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具体分为目录十卷，跋尾二十卷，目录部分著录从三代至唐、五代、国朝碑刻碑目，外加遗目，总计著录碑二千零三方。洪适《隶释》目录部分著录体例一如赵明诚《金石录》。

宋代“金石书迹”著录著述中，陈思《宝刻丛编》、佚名《宝刻类编》、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著录碑刻则以地域编次，每一地域之中的碑刻又分时间先后，将有地域可考的碑刻分别录入，可补欧阳修、赵明诚碑刻著录体例之不足。宋人对古器物的著录通常依时代先后，将古器物分类，每一器物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大小、容积、重量等，有的还有出土地点、收藏者的记载，同时还有文字的考辨。

宋人的“书迹著录”著述从著录内容上看，鲜有纯目录类，其中著录帖目、碑目、器物名称，或按照时代顺序，或按照书体，或按地域依次记录；此外，还有目录加说明、评析，著录帖、碑、器物上的文字，同时加以考证、说明。

^① 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下《续阁帖》四库全书本

^②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一）中华书局

^③ 《金石录校证》（宋）赵明诚撰 金文明校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 《隶释》、《隶续》中华书局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浩繁，其著录内容不尽相同。下面就《宣和书谱》与《宝章待访录》著录内容作一比较，同时就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作一考察，以见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之一般。

附：1、《宣和书谱》与《宝章待访录》书迹著录之比较

《宣和书谱》与《宝章待访录》是宋代重要的墨迹著录著述，一为官方著录，为私人撰写，其著录体例为宋代墨迹著录之典型，对后世官方、私家著录的撰写影响深远，这里试图就其著录作一初步比较。

《宣和书谱》著录书家及作品简表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书体	书家数	作品数
汉	1	2	篆	7	21
三国	4	4	隶	2	36
晋	31	391	正	47	197
南北朝	23	38	行	67	284
隋	2	27	草	63	634
唐	93	516	章草	7	17
五代	19	53	八分	4	19
宋	24	180			
总计	197	1211	总计	197	1211

注：本简表依《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统计数据。《宣和书谱》所著录书家及作品数说法不一，杨仁恺先生的结论是197家、1240余件作品^①，王靖宪先生的说法是197家、1344件作品^②，刘涛先生的统计为书家传记200篇，各体书作1207件^③。这里各家数据虽然与本文略有出入，但不影响分析宣和内府“书迹著录”情况。

《宝章待访录》著录书家及作品简表

“目睹”			“的闻”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汉	1	1	三国		

^① 《中国书画鉴定学稿》 杨仁恺著 辽海出版社 2000年版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之《宣和书谱》条

^③ 《〈宣和书谱〉的考察》 刘涛 《书法从刊》1997年

三国	1	1	晋	4	8
晋	19	30	南北朝	3	6
隋	2	4	隋		
唐	14	49	唐	10	35
五代	1	3	五代		
总计	38	88	总计	17	49

注：本简表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9)《集部·宋别集类》《宝晋山林集》为底本进行统计。

从上面所列的两个简表可以初步看出，宣和内府所藏历代书迹数量之大，包罗书体之多，涵盖书家之广，是以前的“书迹著录”文献中所没有的，而这也正是统治阶级文化垄断的表现。米芾作为宋代杰出的书画家、收藏家、鉴定家，经其耳闻目睹的历代法书名迹虽数量有限，但是其鉴定结论大多是无需质疑的。米芾提倡“书宗晋唐”的书学观念从《宝章待访录》所著录的“待访”且欲据为己有的晋唐名迹法书名迹著录中可见一斑。

自汉魏以来，书学文献的编撰，内容多样，或论风格，述书旨；或著录作品，品藻书家；或叙体势源流，载书家传记。《宣和书谱》则开篇为历代帝王书一卷，继以篆、隶、正、行、草、八分，最后以“制诏诰命”结束，自篆书以下各有叙论，叙书体源流及书家流派，然后以朝代为序排列书家小传及其作品目录，其体例既别事类，又合为系统，故名之曰“谱”而不称“目”。其内容已超出了著录的范围，兼有书法史论的性质。

米芾所著的《宝章待访录》从成书体例上来说具有典型的“书迹著录”特点，如“目睹”部分《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著录云“右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澈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①这里，米芾的著录包括帖名、书者、藏家、押书、印记等，可谓详备，米芾以前的“书迹著录”类文献中，偶有几家著录涉及上述内容，但鲜有如米氏这么成篇成系统地著录前人法书名迹，其对后世著录家影响深远。近人余绍宋在其编撰的《书画书录解题》中评米芾《书史》“此书记其目见法书，详其藏家、纸本及印章、跋尾，实为后世著录家之祖。”^②这一评语用来评述《宝章待访录》也丝毫不为过。

^① 见《宝晋山林集拾遗》卷五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文献出版社

^② 《书画书录解题》卷六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 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体例、内容考察

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是在广泛搜集碑石拓片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家藏的碑石拓本有前人已著录的和未著录的，以及南宋时新发现而前人未曾得见的，凡是当时所能见到的碑刻，大多被其网罗在家，因而他的研究利用了尽可能丰富而完备的资料，据其《淳熙隶释跋》称，他著录的各类隶书碑石、砖器已超过三百件，此外还应有大量的篆书、楷书碑石。^①

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皆据家藏的拓本著成跋尾，然后将跋尾汇成一编刊行，一旦原来的拓本散失，而碑石本身及其他拓本也不存世，人们仅仅根据其跋尾便无从知道他们据以考证的碑铭原文，因此也较难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洪适则显示了其不同前人的碑石著录方式。《隶释》、《隶续》^②先将碑石铭文全篇抄录，然后再详加考证，所录碑文虽以楷书笔画写定，但点画与偏旁形态却悉依碑字，这样，不仅使考证史事者有碑刻原文可依，而且也使训释文字者有字体行迹可据。至于《隶图》、《隶纂》、《碑式》的撰写，更是前人所未涉及。可以想见，如能罗列洪适诸书于目前，读文、察字、观图，就能复原碑石于脑海中了。

与前人相比，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有更为完善的著述体例。洪适曾对其著述作了一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构想，希望通过不同角度，形成一个包括释、续、图、韵、式在内的，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碑石专著系列，以便容纳他对碑石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他的设想在其各部著述以及晚年编定的含有“谱”、“图”、“式”的《淳熙隶释》中得到体现。以《隶释》为例，全书可分为三部分。首为目录，凡收录于书中的碑石，皆列出名目，注明年代，郦道元《水经注》、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曾著录以及定名有别的，洪适在碑目下一一标明。卷一至卷十九为洪适自己的研究：先著录碑文，碑上有缺损或缺多少字皆于缺处注明；然后记述有无碑额、立碑年代、现存之地以及有关此碑的其他情况，如果是新发现的还记述其出土时间和地点；最后再详加考释。卷二十至卷二十七又分别收录了《水经注》、《集古录》、《集古录目》、《金石录》及宋无名氏《天下碑录》等有关隶书碑石的研究成果。全书眉目清楚，次序井然，体例完备。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盘洲文集》

^② 《隶释》、《隶续》 中华书局 2003 版

《隶续》虽为不全之本，但其体例悉依《隶释》。《隶续》中的《碑图》，虽也属残本，但仍可见其特色。书中先绘制整碑的形制及碑穿、碑趺和碑上的各种图案、画像，然后对碑中的具体内容及书碑格式、题名之人、有无石纹和磨损等详加记述，并间以考释。此著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就洪适现存之作来看，已见其编撰体例、内容较前人进了一大步。

六. 宋代的“书迹著录”产生的原因、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宋代的“墨迹著录”、“刻帖著录”以及“金石著录”著述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 右文政策与重墨尊书的社会文化风尚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后继者赵光义,虽出身于武将之家,但都深知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赵匡胤本人不是文盲,他不仅能诗而且能书。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①足见赵匡胤在微时喜好诗书,而且格调不俗。太祖建国之后,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尊儒重文之君,大力奉行重文抑武的右文国策。乾德初年,“太祖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②除了宰相,主兵之枢密使、理财之三司使,乃至州郡长官,亦多为士人。宋太祖本意是在约制、削弱异己势力,稳定、加强皇权,但文人执掌权柄,客观上促成了文艺的繁荣。王夫之在《宋论》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终宋之世,文臣无殿刀之辟。”^③这样明言对文人士大夫的优待政策在前代是少见的。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不仅国家的统一大业在他手上得以完成,而且也十分注重文化的复兴,《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两部总集就是在他的授意下编纂完成的。尽管四海混一后,偃武修文是新朝统治者的必然之举,但皇帝本人如无儒雅之素质,则文化复兴之脚步不会迈得如此之快。太宗在登基前即留意翰墨,而且各体皆能。朱长文《墨池编》卷九《宸翰述》记载:“太宗方在跃渊,留神墨妙。断行片简,已为时人所宝。及既即位,区内砥平,朝廷燕宁,万机之暇,手不释卷,学书至于夜分而夙兴如常。以生知之敏识,而继博学之不倦,巧倍前古,体兼数妙,英气奇采,飞动超举,圣神绝艺,无得而名焉。帝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而草书冠绝。尝草书《千文》勒石于秘阁。又八分《千文》及

^①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 中华书局

^② 《宋史》卷三“本纪第三”,中华书局版第一册,第50页

^③ (清)王夫之《宋论》卷一,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6页

大飞白数尺以颁辅弼，当世工书者莫不叹服。上尝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江东人能小草，累召诘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①太宗的书迹今日早已失传，从上述记载中尚能看出他对各种书体的涉猎之广。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能够充分发挥降臣的书法特长，不仅虚心向他们学习，而且共同创造了书法的辉煌局面。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是为《淳化阁帖》。这是在搜求历代法书名迹的基础上所做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前人法书名迹得以妥善保存并以刻帖形式广泛流布人间。这对于宋代文人士子的书法学习，形成重墨尊书的社会文化风尚，影响很大。而且，宋太宗还诏南唐降臣徐铉和蜀国降臣句中正参与《说文解字》的整理和修订。《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雍熙三年（986）》记载：“上留意字学，以许慎《说文》差谬，学者无所依据，乃诏右散骑常侍徐铉，著作郎、直史馆句中正等精加雠校。”这就是今日通行的“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来历。元代刘有定《衍极注》中记载：“宋太宗募求善书者，许自言于公车，首选七人，直补翰林待诏，赐绯鱼袋。骤加恩宠，海内从风。”^②此时，善书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服饰上被允许和朝官一样服“绯紫”和“佩鱼”。宋徽宗即位后，更是大力搜求历代法书名画，尝设书画学和书艺图画等局。高宗对书艺的追求在《翰墨志》中可见一斑：“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有所嗜者，固有在矣。”又曰：“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无疑是促成宋代尊书重墨文化风尚的原因之一。

与前朝相比，宋代书学亦经历置废兴复的曲折。《玉海》卷112《崇宁四学》：“崇宁三年（1104）六月建算学、书学、画学、医学，五年四月罢，其书、画学附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画学博士各一员。大观四年（1110）并入翰林书艺、图画局。”此后，书学生的隶属，由国子监改为翰林院。《宋史》卷22《徽宗四》记载：宣和二年（1120）七月，又罢废书学，两年后复置。宣和六年（1124）春正月，又置有御前书艺所。关于书学生的学习课程与考核等级，《宋史》卷157《选举三》记载甚详：

^① 宋长文《墨池编》卷九，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2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3页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可见宋朝的书学博士，不仅要教授各种书体字体技法，还要传授文字学、经学。书学生既习孔孟，兼通文字学，而且篆、隶、草兼习，而均齐可观之作仅视为下等，评判标准强调气韵方圆，学生须具备全面的文化修养。设置书学乃宋朝书坛盛事，对于宋代书法的影响实难以估量。另据《宋史》卷 442 记载：郭忠恕“尤工篆籀，周广顺（951—953）中，诏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宋史》卷 444 米芾传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与米芾同时担任书学博士的，还有李时雍。另据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 24 录米友仁题跋，宣和四年（1122）至六年担任徽宗朝书学博士有米友仁、杜唐稽、徐兢三人。

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宋初朝廷的右文政策，加上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可以说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的文化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散文、诗歌、词、话本等文学样式都得以充分的发展，各类学术如儒学、理学、史学、小学、目录学、金石学等皆有突出成就，彰显宋代学术全面昌明的景象。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论宋代学术云：“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①而书法绘画更在这右文政策的社会大背景下独享其特殊的地位。

宋代帝王自始至终奉行重文抑武的治国策略，致使宋代白衣卿相众多，文人士大夫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统治者为避免武人飞扬跋扈，拥兵自重，把稳固赵宋江山的希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出台了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吸纳优秀的知识分子入仕。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取士不问家世，严防考官营私、考生作弊，全凭经义、诗赋、策论取士，个人的知识才能，取代了门第血统，在科举考试中占了主导地位。这是唐宋之际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在取士制度中的反映，因而能更广泛地选拔人才，从而对宋代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环境的宽松、文化氛围的浓郁，伴随新兴的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5 页

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宋代文化的普遍高涨，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理想也在艺术美学领域中有了新的凸现。宋代文人诗书画皆能，赏书品画是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画家李公麟曾作《西园雅集图》，描绘苏轼、黄庭坚、米芾、张耒、蔡天启等在驸马王诜家作画吟诗、谈禅论道的生动画面，显示了当时文人雅集交游的文风习气。随着观念的变化，士人们重新调整了艺术眼光，重建了对于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功能的理解。绘画中的文人画、墨戏等的产生，对比唐人的尊崇法度，宋人的尚“意”则鲜明体现了业余化、娱乐化特征。支撑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的精神世界的是儒家成圣理想与道德人格，而支撑苏轼、黄庭坚等人精神世界的则除了这些精神内涵以外，还有了庄周的逍遥游的诗性生存精神与禅宗的随缘任运的旷达人生态度。在北宋的一些文人士大夫看来，书法显示着个人的学问、修养和人格。黄庭坚评苏轼的字说：“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

总之，宋代实行右文政策，帝王对书画极为重视。在宋代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全面繁荣的背景中，宋代文人博学多才，修养深厚，文人之间，或谈禅论道，或诗书唱和，或赏画评书。宋人诗书画一体，对书画普遍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这些因素促进了书迹著录的大量出现。

（二）公私收藏的兴盛与文人之间法书名迹的赏鉴之风

“书迹著录”是对传世墨迹、刻帖、石刻、出土金石文字的著录。宋代“书迹著录”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宋代官方和民间对法书名迹赏鉴之风的兴盛。

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在统一全国时，就注重对文物书画的收藏，将地方小王朝里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图画见闻志》记载：“太祖平江表（南唐），所得图画赐学士院。”赵光义对书画的收藏更为重视，他乘太祖病危时夺得帝位后，不久，即“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在这一诏令之下，“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幹马二本以献之。韶州（今广东韶关）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记。”^①这是帝王通过行政手段搜集法书。

由于上有所好，一些大臣便随即以进献古代法书名迹作为进身之阶，并以此邀宠。《图画见闻志》又记载：“王文献家书画繁富，其子贻正，继为好之，尝往来京

^① 见《图画见闻志》

雒间访求名迹，充牣中衍。太宗朝尝表进所藏书画十五卷，寻降御札云：卿所进墨迹并古画，复遍览看，俱是妙笔，除留墨迹五卷、古画三卷领得外，其余却还卿家，付王贻正。”^①王贻正以得到“御札”为荣。

宋初内府古书画的收藏已颇为可观，朝廷于端拱元年(988)在崇文院特设秘阁以储之。秘阁之中，除了上万卷古籍书之外，法书名画有数千卷，遗憾的是这些法书名画没有留下完整的目录。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宫廷的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一位书画家，而且好古收藏，他登基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集，所以宋代皇室的法书名迹收藏在徽宗朝达到了最高峰，所谓“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②在整理、鉴定、著录内府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赵佶还命侍臣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这两部书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宫廷书画收藏的著录书，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宣和书谱》详细著录徽宗内府所藏法书名迹：首列帝王诸书为一卷，次列篆隶为一卷，次列正书为一卷，次列行书一卷，次列草书一卷，末列分书一卷，附系制诰。该书所录书家凡197人，作品1344件，上起汉魏，下迄当代。宣和内府的收藏，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③蔡絛所见的内府收藏法书目录应该是未经整理的，其中伪作很多。而据《宣和书谱》的著录，王羲之帖仅242种，王献之帖仅89种，颜真卿帖则只有28种，与蔡絛所见帖目数字差距很大。米芾认为：“盖其（《宣和书谱》）著于录者，亦精为汰简，鱼目之混罕矣。”但这也足见宣和内府收藏之富。

北宋灭亡，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有的为金人所得，归入到金内府，有的流落民间。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重建宋王朝后，即一方面招揽画人，重组宫廷画院，另一方面搜求古书画，特别是从北方流散来的书画，以充实内廷的收藏。《思陵书画记》云：“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于干戈倣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摩拓不少怠。盖嗜好之笃，

^① 见《图画见闻志》

^② 见邓椿《画继》

^③ 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页

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①经高宗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赵昚、光宗赵惇，至宁宗赵扩时，朝廷收藏之富，据扬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可约略知道大概。

北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中后期，一是由于经济的富裕，二是统治者长期推行文治政策，三是文学上反对绮丽文风而出现的复古主义，四是文人队伍的不断扩大，使得好古之风愈演愈烈。^②不仅古书画收藏极为普遍，金石收藏亦成风气。宋代金石学家甚众，陆和九《宋代金石家姓名表》，共列出人名126人。宋代金石学著作的数量尚无精确的统计，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共列89种，容媛《金石书录目》中所列今存者为30种，只相当于佚书目的三分之一。而出现于北宋中后期的就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和《续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董道《广川书跋》、黄伯思《东观余论》等，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当时金石收藏的情况。其中吕大临《考古图》和《续考古图》就记有私人收藏家六十余家。

书画收藏更是盛极一时，收藏与雅玩书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私人收藏书画的情况从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董道《广川书跋》、《广川画跋》、沈括《梦溪笔谈》等著作中可以了解大概。如苏轼《东坡题跋》就涉及多家收藏，米芾的《书史》、《画史》涉及私人藏家一百多人。如《书史》记载“《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在承务郎吴郡苏澈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智永千文，是贾安公物，作润笔送王荆公，其弟安国得之，今在叶涛处，安国婿也。”、“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李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③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如苏易简一门五代、王诜、李玮、赵德麟、米芾、薛绍彭、刘泾、石扬休、丁谓父子、唐彦猷兄弟、章惇父子、长安李氏家族、洛阳张氏家族都有相当数量的藏品。丁谓在落职时，家中被抄出大量书画，其中题为李成的山水就有九十幅之多。苏易简子苏耆，孙苏舜元、苏舜钦、苏舜宾，曾孙苏洵、苏泌、苏液、苏澈、苏澄，玄孙之纯、之友、之孟、子文等均富收藏，米芾的很多藏品都是从苏氏家族购得或交换而得，如传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兰亭序》、怀素《自叙帖》等晋、唐名迹，都曾藏于苏家。王诜不仅收藏多，而且还好造假，筑室贮藏书画，

^① 周密《思陵书画记》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年版

^② 杨新《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2000年

^③ 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年版

名为“宝绘堂”，苏轼为之作《宝绘堂记》。李玮以藏有《晋贤十四帖》而令人垂涎，米芾38岁时在其家中见到，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摹拟几个字形，聊以自慰。章惇位居宰相，常借观他人书画不还，他人亦不敢索要。石扬休及其子石幼安、孙石夷庚均好收藏，石幼安藏画数百轴，命藏室为“石氏画苑”，苏轼为之作《石氏画苑记》。唐林夫藏有智永、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真迹，苏轼为之写下了《书唐氏六家书后》。甚至有人为收藏书画忍饥挨饿，苏轼有一首赠吕倚承的诗，诗序云：“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诗中写道：“扬雄老无子，冯衍终不遇。不识孔方兄，但有灵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笈。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肠五千卷，磊落相撑柱……”^①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对古帖酷爱之至，堪称好古之典范。

南宋末周密著《云烟过眼录》，记录当时所见秘书省及四十余家私人收藏的书画与古物，其中以书画为多，著者以藏家为纲，记其所藏品目。如著录了焦敏中、乔夔成、鲜伯机、张益谦、王庆芝、郭天锡等藏家所藏法书名迹，并附以说明。另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著录历代名家真迹也都是家藏的，足见宋代私人收藏风气之盛。南渡以后的重要收藏家有赵令畤、赵与懃、贾似道等人。

宋代公私收藏的兴盛，文人的好古之风，使得大量名迹得以珍视和妥善保存。这种风气一方面促进了文人雅集，品评或互换书画，互通有无，同时促成了书画玩好市场的形成，增进了书画的商品性，书画买卖活动频繁。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当时汴京最大的自由贸易中心之一的相国寺内，殿后资圣门前，就是专门买卖“书籍玩好图画”的地方，很多士人和收藏家经常来这里，米芾曾在这里买得王维《雪图》和徐熙的《桃两枝》。但与此同时，赝品、伪作亦大量出现，鱼目混珠。米芾将收藏者分为两种：一曰“好事者”，一曰“鉴藏家”。他说：“好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能自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财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事者。”针对鉴藏书画的时弊，沈括云：“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一作印）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②

法书名迹与赝品、伪作及低俗之书混迹于公私收藏中，这就需要评鉴高下、判

^① 苏轼《苏轼全集》（上）第55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② 沈括《梦溪笔谈》补遗卷二《艺文》

别真伪。宋代书迹著录者多是学者、文章家、书画家、鉴藏家，而且是鉴赏力、判断力很高的文人，他们为书迹作著录，就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为法书名迹作鉴赏指导、鉴别真伪、判别高下的责任。可以这么说，宋代“书迹著录”是宋代公私书迹鉴藏之风兴盛的直接结果。

（三）、刻帖兴盛与金石考据的学术风气

宋代文化发展中，刻帖活动和金石考据学术之风兴盛，为前代所未曾广泛出现，而刻帖和金石考据是推动“书迹著录”大量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柳诒徵曾说：“仁宗时，曾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徽宗时，又刻《续法帖》及《大观帖》。自是学书者多取法于帖，而法帖亦孳乳浸多，有《绛帖》、《潭帖》诸本。考证批评，亦因以盛，是固一时之风气也。”^①

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有宋一代，始有专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侔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二页中华书局 1977 版）

中国古代没有影印技术，为了保存古代法书名迹，同时也为人们欣赏、学习、临摹前人的名迹提供更多范本，人们就借鉴“摹勒上石”的刻碑方法，将名家书迹摹勒到石头或硬质木料上，再用椎拓技术制成拓片，装裱成卷册，以供欣赏和临仿。由于是集名人书迹专供效仿取法的，故称“法帖”。同时，也为了与墨迹的“帖”相区别，又通称“刻帖”。从偶兴式的拓下前人的款识碑碣，到有目的地汇刻古人的法书名迹以广流传，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书丛帖的发端，据记载是南唐中主的《保大帖》与后主的《昇元帖》。这两部丛帖均已失传，因而它们存在的真实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宋代的刻帖，按刻帖者的性质分，有官刻、私刻；按帖学内容分，有单帖、丛帖，而丛帖又可分：历代综合帖、宋代综合帖、个人专帖三类，个人专帖又可分为：

^① 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 648 页

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按书法字体分，还有钟鼎文帖、隶书帖等。^①信而有征的丛帖，最早的当推《淳化阁帖》。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前五卷收历代君臣的作品，后五卷专收二王法书。这些作品有的是内府所藏，也有少数是向驸马王贻永家借摹，或许还有一些是用南唐《保大帖》翻刻的。《淳化阁帖》刻成后，太宗将拓本赐予近臣官居二府（枢密院与政事堂）以上者人各一部。这部官方刻帖因属草创，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编纂失误、摹刻失真等缺陷留下太多遗憾，但它毕竟保存了半数魏晋书迹，对法书名迹的传播功不可没，并且为以后公私丛帖的涌现埋下了伏笔。

继《淳化阁帖》之后，宋代官方以《阁帖》为底本所刻的丛帖有：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大观帖》（十卷）、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淳熙秘阁续帖》（十卷）。私人摹刻的有：刘沆命慧照大师希白于庆历五年（1045）至八年摹刻的《潭帖》（十卷）（又名《长沙帖》）、仁宗至和、嘉祐间潘师旦摹刻的《绛帖》（二十卷）、哲宗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翻刻的《临江帖》（十卷）、大观三年（1109）王宥摹刻的《汝帖》（十二卷）、开禧宰相韩侂胄名门客向若水摹刻的《群玉堂帖》（十卷）、曾宏父摹刻的《凤墅帖》（十卷）、曹之格咸淳四年（1268）刻于无为军的《宝晋斋法帖》（十卷）等。此外，尚有某家专帖的汇集，如绍兴十一年（1141）奉高宗圣旨摹刻的专收米芾书迹的《绍兴米帖》（十卷）、孝宗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守成都时专收苏轼书迹的《西楼帖》（三十卷）、宁宗嘉定八年（1215）刘元刚摹刻的专收颜真卿书迹的《颜鲁公帖》等。

宋代刻帖之风大行，由于《淳化阁帖》系官方所刻，又刊行最早，因而影响深远。如果说主持这项工作的王著为了不使原迹污损而采取摹刻的方法，虽然失真却还保存了若干相似的话，那么这部丛帖中因识见所造成的不少错误则是显而易见的。当经过数朝，《淳化阁帖》广为流传，成为士人学书所必须取法的对象之时，有识之士开始指斥它的硬伤。《淳化阁帖》或被翻刻，或被增删，版本众多，文人士大夫亦热衷于《阁帖》和刻帖的著录、考订、比较和研究，从而逐渐形成“帖学”。针对《淳化阁帖》的刊刻，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都有跋阁帖的多篇文章。米芾有《秘阁法帖跋》，然而米芾所作跋文罕所考证，多以臆断，黄伯思重为补正，作《法帖刊误》。刘次庄则根据《阁帖》中草字不可识者著《法帖释文》，秦观作《法帖通解》。此外，

^① 见水赉佑《宋代帖学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4 页

曾宏父则就《淳化阁帖》法帖源流作《石刻铺叙》，曹士冕著《法帖谱系》，桑世昌著《兰亭考》，俞松著《兰亭续考》，许开著《二王帖评释》等。正是因为宋代刻帖风行，士人在取“帖”为学习对象时，由于刻帖底本墨迹真伪混杂，刻工良莠不齐，拓本优劣差别甚大，故而文人士大夫针对刻帖的考证、著录著述应运而生。

北宋是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之后建立的王朝，宋朝鉴于五代的混乱和君臣伦理的破坏，面临着一个恢复礼制，重整伦常的任务，因而极为重视并积极倡导经学。以证经补史作为主要任务的金石学的问世，正是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证经补史的需要。许多金石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了这一点。如刘敞认为“三王之事，万不存一，非赖其（指古器物）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并提出研究金石的方向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①吕大临也曾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②欧阳修认为收集“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可与史传正其缺”。^③董道说“书画题跋若干治道必反复详尽，冀助教化，其本礼法可为世范者，必加显异，以垂楷模”^④等等，在宋代金石著作中这类议论不少，表明金石学为宋王朝恢复礼制，冀助教化，巩固统治秩序服务的目的是何等强烈，也就不难理解金石学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了。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热衷于金石考据。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为代表。宋人搜访金石刻碑，研究古器物、碑刻上的文字，并建立了一套对其进行收集、整理、鉴别、考订、刊布、著录的基本方法，大量的金石学著作是以“著录”的形式出现的。宋代金石著作的大量涌现，也与当时金石的大量被收藏密切相关，据吕大临《考古图》记收藏家为40处，《续考古图》列30家，除重复5处，政府及寺院5处外，私人收藏计60家，而翟耆年《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为34家，还不包括南渡以后的诸家之书。宋代的金石著作，据陆和九《宋代金石家姓名表》共列126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列89种。现存金石书据容媛先生《金石书录目》为29部，24名作者。容庚先生《宋代吉金书籍

^① 刘敞《公是集》卷36 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

^② 吕大临《考古图》序 四库全书本

^③ 欧阳修《集古录》白序

^④ 董道《广川书跋》董弁书序 津逮秘书本

述评》列吉金书 20 种，而现存仅 8 种。^①

宋人搜集吉金铜器、石刻拓片并进行研究，已形成一种风尚。刘敞对所得铜器十分珍惜，“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②刘季孙家藏金石刻千余卷。欧阳修“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千卷，用以校正传记纰缪，人得不疑”。^③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这样说道：“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正因为统治阶级的倡导，宋代搜集金石成为风尚，出土的古器增多，石刻拓片也较易搜集，因而宋代金石“书迹著录”著述大增。

值得指出的是，宋代金石“书迹著录”著述的大量出现也与士大夫关注书学联系紧密。宋人收集鼎彝碑石拓本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用心之勤都是空前的，其中很大部分是金石文字。欧阳修收集“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峰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④他不信佛，但为了书学、金石学还是浮屠造碑像。赵明诚“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摩（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⑤同时，许多金石学家，往往也是书法家、书法评论家，他们的著作中涉及书学的为数可观，如欧阳修、黄伯思、董道、曹士冕、刘次庄等。

总之，宋代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朝廷尊书重墨的“右文”政策，加之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需求的扩大，法书名迹的鉴藏之风以及公私刻帖的风行，出土文物的增多，金石考据的兴起，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书迹著录”这类著述的大量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墨迹、刻帖、金石及出土文字等“书迹著录”的作者，大多或是书法家、或是金石学家、或是文化教养深厚的学者、文人。有了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有大量可供著录的墨迹、刻帖、金石拓片，再加上著录者自身的素质，这就为宋代“书迹著录”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可能

^① 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1964年第1期

^② 《宋史》卷319，《刘敞传》

^③ 《欧阳修全集》附录卷2，韩琦《文忠欧阳公墓志铭》

^④ 欧阳修《集古录》自序

^⑤ 赵明诚《金石录》序

七、宋代“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响

为古今法书墨迹、刻帖、金石及出土文字作著录，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学者、书法家之间颇为盛行，并且取得了突出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书迹著录”著述。这些“书迹著录”著述伴随着宋代的书画鉴藏、刻帖活动、金石的搜访考证而发展，同时又指导并促进了书迹的鉴藏、刻帖的兴盛与金石学的发展，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在“郁郁乎文哉”的宋代，“书迹著录”既是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的反映，是一项雅事，也是与书画的鉴藏、交流、买卖相关的俗务。一件墨迹、刻帖拓片、金石拓片，是否见于著录，具体情况如何，即书迹所用材质、是否有印记、押属、字数、行数、题记等，将是后人对其进行真伪高下评判的重要依据之一。

“书迹著录”的发展过程，就是著录内容的不断丰富、结构编排的逐渐合理、著述体系的日趋缜密的过程。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颇丰，这些“书迹著录”既继承了前人著录的一些长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著录体例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录内容为后世法书名迹的鉴定、收藏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同时，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及“刻帖著录”为前代所未有。其中，“金石书迹著录”为金石学、史学、文字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刻帖著录”则记载着宋代及以后刻帖的流传过程。

（一）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浩繁，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书迹著录”的名篇。与前代相比，其著录体例日渐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拟从“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史学价值以及在书迹流传、书迹鉴定方面的意义分别作些考察。

1、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没有影印技术，书画鉴赏家只得用文章记录下所见所藏的书画作品。今天存在古代对绘画的记录，最早的有唐代裴孝源所著《贞观公私画录》^①（一称《贞观公私画史》），历来被看作是著录之祖，所记名画均载其作者、画名、本别（是真迹还是摹本）、件数、题识、印记、来源等情况，但这只是对绘画的著录。迹还是摹本）、件数、题识、印记、来源等情况，但这只是对绘画的著录。

^① 启功丛稿·论文卷第126页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古代最早的“书迹著录”，见于记载，是虞龢编的。^①我们从虞龢在泰始六年（470）九月写的《论书表》中可以了解到，他完成了“《二王镇书目录》各六卷”，也就是王羲之六卷，王献之六卷，还有《羊欣书目》六卷，《钟、张书目》一卷。^②这些书目的标题不够规范，应该是处于初创。永明八年（490）前后，马澄著有《逸少镇书目录》。^③这些书迹的目录因系草创，其记述的内容应该相当简略，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书目。唐代则出现了大量的“书迹著录”文献，有褚遂良《右军书目》、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张彦远《右军书记》、韦述《叙书录》、卢元卿《法书录》等，此外窦蒙《〈述书赋〉注》也记载了当时所存魏晋以来名家书迹。这些“书迹著录”著述中，有一些还兼有记事性质。

唐代及以前的“书迹著录”主要涉及“墨迹著录”。宋代的“书迹著录”则包含“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文字著录”等内容。宋代的“墨迹著录”著述有米芾《宝章待访录》、《书史》、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周密《云烟过眼录》、佚名《宣和书谱》等。在“书迹著录”中，“墨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更为重要，这种体例不仅在保存书家、书法作品的史料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书法观念、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墨迹著录”历来为后世鉴藏家所重视。

与前代相比，仅就“墨迹著录”一端，宋代“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更为突出，现仅以米芾《宝章待访录》和佚名《宣和书谱》为例加以说明。

唐末（乾符中），张彦远作《右军书记》，著录了他平生所见的王羲之书四百六十五帖的全文。张氏在小序中云：“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二王书，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标为帖名，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④从这段小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标题帖名是后人之事。我们现在查考帖字的用法，开元天宝间正在转变，由此可以推测，张彦远所谓“后人”，必指开元、天宝以后。^⑤

宋代“墨迹著录”著述中，多把古人墨迹称为帖，并且每帖都有相对固定的名称，如《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王右军来戏帖》、《陈僧智永真草书归田赋》、《唐率更令欧阳询书卫灵公天寒凿池帖》、《贺克捷表》、《奏事帖》、《颜真卿寒食帖》等等，后世的法书著录多沿袭这些名称。从“书迹著录”的发展历程来看，宋人的“书

^① 张天弓《马澄〈逸少正（镇）书目录〉散考》见《书法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 见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陶弘景《答梁武帝论书启》之二。

^④ 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⑤ 施蛰存《金石丛话》 中华书局 第10页

迹著录”文献对古人墨迹标题定名，统一名称，其意义不言而喻。从齐梁到初唐，还没有把古人墨迹称为帖的，记数单位一般都用字、纸、卷、帙。例如，《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中云：“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后又治廉沥一纸，右四条非右军书。”、“给事黄门二纸为任靖书。”^①唐初，褚遂良抄录其在御府所见王右军墨迹目录，如正书第四卷的内容为“周公东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尚想黄绮七行，墓田丙舍伍行。”^②由此可知初唐时还没有《给事帖》、《墓田帖》这样的名称。

宋人的私家“墨迹著录”中，米芾的《宝章待访录》最具有代表性。米芾当年曾在徽宗禁中任书画学博士，是北宋最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在其所著《宝章待访录》中，“墨迹著录”分“目睹”、“的闻”二类，皆纪晋唐墨迹。“目睹”部分自《快雪时晴帖》以下五十四条，“的闻”部分，自怀素《自序帖》以下二十九条。“目睹”类中所纪真迹、藏处、装裱、题跋、纸本、印鉴、避讳、拓制、考证等，皆有简明评述。在“的闻”类中，记录了名本碑帖的藏处。米芾以皆欲归之于己，藏之于手的心情赏鉴此多名迹，因而鉴核颇精。世人认为经米芾品题后，可“巧伪不能惑，临摹不能乱”，“能识书家主人”而寄真赏。如：

“王右军纸妙笔精帖，有贞观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氏杂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孙景融处，后为前龙图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军作羊欣，大令作薄绍之，仍将‘大中岁跋’刮去数字，填为‘薛邕记之’。而故相薛居正题曰：‘和傅遗余。’此盖和凝，为薛氏故物，归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书，故时人以他名名之以应募，所谓绍之书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献之顿首犹在一分许可识。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复为不鉴之人所收，遂使至宝永失其真。吁！可痛也。”^③

这里，米芾对王羲之《纸妙笔精帖》、王献之《日寒帖》的著录便涉及帖名、印记、流传经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羲之、献之帖的考辨，说明前人何以涂改、刮削造假，更改帖的作者及跋文，以他名名之，致使至宝法帖失去其本来面貌，而鉴书人囿于识见不知原委。

^①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唐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良右军书目》 范祥雍点校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③《宝晋山林集拾遗》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89 集 书目文献出版社

作为宋代官方法书著录文献的《宣和书谱》，其书学文献价值自不待言。该书著录宋徽宗时内府所藏书迹。其中历代帝王书一卷，正书四卷，行书六卷，草书八卷，八分书一卷。自篆书以下各有叙论，阐述各书体的源流及其变革，论说所著录书家的标准和道理所在；终以制诏、诰命、补谍附录。各卷有分目，人各一传，共立传一百九十七名书家；次为御府所藏法帖，凡一千二百四十余件，立目不录文。^①其内容已超出著录的范围，兼有书法史论的性质。这样的编纂方式在书法范畴内是有开创之功的。《宣和书谱》所收列的书家，著录的作品，颇有一些是除非本书恐怕再难在其他著述中寻觅其踪影者，单凭这一书家、书作史料的全面搜罗，该书的书学文献价值足为引起后人的重视。

2、宋代的“书迹著录”的史学价值

宋人的“书迹著录”，尤其是“金石著录”，不仅将其放在书法史的发展中作评述，而且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而“著录”中每每涉及对书迹产生时代社会文化的论述，特别是“著录”中经常述及具体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这是极为宝贵的史实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的“书迹著录”不仅具有书学的史料价值，而且对宏观的文化史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宋代文人名士博雅好古，喜收藏，精鉴赏，识见广博，对所搜集或见到的古器铭刻、石刻进行编纂研究，证经考史，钩沉本原，系之以“著录”，常可补纠史传之缺谬者，增益后学，极具学术价值。如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先后花了十八年时间，即宋仁宗庆历五年至嘉祐七年（1045--1062），收集上自周穆王，下迄秦汉隋唐五代石刻拓本一千卷。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他命儿子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即《集古录目》，加上有跋语的四百余篇抄在一起成《集古录跋尾》十卷。^③今传《六一题跋》就是古器物铭文、古碑石刻的跋尾，虽曰“题跋”，同样具有“著录”性质。欧阳棐在《录目记》中说，此书“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这种著作实际上是金石专论，为欧阳修所首创，“自汉迄隋唐五季未有集录金石文字者，盖自六一居士始。后来赵德父、王顺伯、黄长睿辈接踵博访，树帜辩论”。^④《集古录跋尾·秦昭和鐘銘》一则：“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

^① 刘涛《〈宣和书谱〉的考察》（载《书法丛刊》一文认为该书列书家传记二百篇，著录各体书作一千二百零七件

^② 叶培贵《〈集古录目跋尾〉的书法史学》（载《书法研究》）是宋代“书迹著录”著述的书法史学价值研究的代表性文章

^③ 关于《集古录目》和《集古录跋尾》的关系，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有详细论述

^④ 《集古录》毛晋跋

國十有二公。案《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于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并列之。”在这里，欧阳修运用史料，昭和鐘的年代，根据记载，有两种说法，他也实事求是地一并说明。再如《唐孔颖达碑》跋尾：“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子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为不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①欧阳修运用碑史互证的方法抉幽钩沉，使用具体的实际材料说明了他所收藏的古代金石拓片的史料价值。他同宋祁等合撰《新唐书》，订正了《旧唐书》的一些讹误，补充了一些史实，就多得益于唐人碑刻。

南宋赵明诚所撰写的《金石录》三十卷，就是仿照欧阳修《集古录》体例，著录所藏金石拓片凡两千种，比欧阳修所集录的多出一倍。其中著录为数甚多的汉、唐碑刻，都是书法名迹，同时也涉及到法帖之类，具有重要的书法史料价值。“是正讹谬，去取褒贬”，考证审慎，是宋代研究金石的重要著述和金石题跋、著录的专书。

南宋中期，洪适《隶释》、《隶续》更是保存了空前丰富的碑石资料。洪适是在广泛搜集碑石拓本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他家藏的拓本有前人已著录的和未著录的，以及南宋时新发现而前人未曾得见的。更为可贵的是，洪适与众不同的著述方式。以碑石铭文著录为例，洪适以前的学者，如欧阳修、赵明诚等，皆据家藏的拓本著录、跋尾，然后将跋尾汇为一编刊行，一旦原来的拓本散失，而碑石本身及其他拓本也不存世，人们仅根据其跋尾便无从得知他们据以考证的碑铭原文，因此也较难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欧、赵等人的著述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而洪适《隶释》、《隶续》则先将碑石铭文全篇抄录，然后再详加考证，所录碑文虽然多以楷书笔画写定，但点画与偏旁的形态却悉依碑字。这样不仅使考证史实者有碑刻原文可据，而且也使训释文字者有字体形迹可寻。至于《隶图》、《隶韵》、《隶纂》、《碑

^① 《四库全书》本

式》的撰作更是前人从未涉及。可以想见，如能罗列洪适诸书于目前，读文、察字、观图，就几乎可以复原碑石原件于脑海中了。岁月流逝，原有的碑石或亡或残，或未存整纸拓片，洪适所保存的资料便更显其珍贵了。由此可见，洪适的碑石专著是以著录大量原始资料和汇集研究成果为特点的，它给后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所提供的便利，是其前人望尘莫及的。至于一些现已亡佚的著作，可以确信，它们在当时也曾有着极高的资料价值。如《隶韵》是洪适取碑石铭文汇编而成的，娄机受其影响撰成《汉隶字原》一书。在该书中，娄机所录碑目的前一百八十三目与《隶释》所列者无一不同，很难说娄机没有利用或借鉴过《隶韵》的资料。在研究中，洪适不但以碑石与文献互证，而且以碑石与碑石互证，训释之详密，持论之精当，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隶书《石经》为东汉熹平年间所立，《三体石经》为魏正始年间所立，而后世学者多据《后汉书·儒林传序》所载，误为后者也是汉时所立。洪适分析多种文献，细察二刻拓本，详加考证，确定隶体《石经》为汉刻，《三体石经》为魏刻，遂使“历古所疑，于今始判”。^①又如《石门颂》，前人皆以为所颂之人为“杨厥”，而洪适将此刻与《杨淮表记》对勘，确定“厥”为语助词，又据《华阳国志》所载考证出，其人实名“杨涣”。此类精湛的考辨在洪适的著述中俯拾皆是，后世学者对其评价极高，称其“于史传舛异，考核特精”。^②《四库全书总目》把《隶释》、《隶续》归于“史部”，就是从其以碑订史的角度而言的。

宋代这种“金石著录”著作，其著述体例和研究方法，于金石学研究有开拓之功，对后世影响甚大，意义深远。

3、宋代“书迹著录”在书迹鉴定方面的价值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较为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法书名迹的基本情况，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依据，因而在考订法书名迹的流传有绪、书迹鉴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前所述，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的作者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或是博古通今的金石学家、或是识见广博的收藏家、或是能书善画的书画家，他们的“书迹著录”，多能慧眼识珠，拂去历史的尘埃而显现法书名迹的本来面目，从而遗泽后世。法书名迹自诞生之日起，一旦进入鉴藏阶段，“书迹著录”也就随之产生。当然，一件书迹的鉴藏是经历代有绪流传的，其著录文献自然也是不断层垒式地完善的，宋代的“书迹著录”同样也如此。在书迹流传、书迹鉴定方

^① 洪适《隶释》卷四 中华书局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盘洲文集》

面，宋代“书迹著录”有其独到的价值。这里以陆机《平复帖》的流传、著录为例。

陆机书迹的最初著录，见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米芾撰写的《宝章待访录》一书中。^①米芾好收藏，他把耳闻目睹的名贤墨迹一一著录下来，记藏家、纸质、印记，并注明真迹或摹本，兼作品题，以备来日访购时使用。米芾著录的法书名迹，分“目睹”、“的闻”两部分，陆机的《平复帖》列入“目睹”部分，系米芾在驸马都尉李玮（公昭）家见到的，是李玮所藏《晋贤十四帖》一卷中的一件。米芾著录时题为“晋武帝、王浑、王戎、王衍、郗愔、陆统、桓温、陆机、谢安、谢万等十四帖”（原题误为“陆云”，恐传刻有误）。当时各帖尚未定名。后来，米芾撰《书史》，称之为《晋贤十四帖》，还详细地列出了晋贤的名单：晋武帝、张华、王潜、王戎、王衍、陆机、臣詹、晋元帝、郗鉴、陆统、谢方回、右军、郗愔、谢尚、谢安、谢万、王珣，凡十七人。

《平复帖》的流传，根据所钤印记，最早可上溯到唐朝末年。米芾《书史》中著录《晋贤十四帖》时记载了他见到卷帙中的印记：“谢安帖有‘开元’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十八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浩）’印，‘殷浩（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鉴赏之家，其间又有‘太平公主’胡（親）书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宝藏。侍中，国婿，丞相子也。”^②因《平复帖》上钤有“殷浩”红色印章，可证实该帖流传自唐朝末年。而此前的经历，可作的大致推断是，唐朝自太宗起重“大王”书法，钟繇及“小王”的书迹，身价尚且不及“大王”，更何况唐人“书迹著录”中从未提及的陆机的书法。我们还从徐浩《古迹记》、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卢元卿《法书录》等唐人书法著述文献中得知，唐朝内府法书名迹藏品，是按“大王”、“小王”分帙装治的，而《晋贤十四帖》是将“大王”书迹与两晋君臣书迹杂处一帙，可见《平复帖》当时系文人雅士的私家藏品。《晋贤十四帖》中的谢安帖钤有“开元”年号印，说明此帖曾是御府藏品。又见“太平公主”印，足见《晋贤十四帖》中的部分晋人名迹曾散佚当朝显贵之家。^③大概在唐德宗建中（780—783）以后，这些包括陆机《平复帖》在内的或内府或私家收藏的“十四帖”才集为一帙，唐朝末年为殷浩所收藏。

五代后期至北宋仁宗时，《晋贤十四帖》归王溥家私藏。米芾《书史》又记载：

^① 台湾王裕民《怀素白叙帖研究续集》中认为：米芾的《宝章待访录》并非定稿于元祐元年（1086），“目睹”与“的闻”的后半部乃是后来补入。

^② 《米芾集》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 湖北教育出版社

^③ 唐 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曾记载太平公主私取宫中藏品的轶事

“《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李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宋史·王溥传》记载，王溥有四子，官位都不显赫，他的孙子克明，字季长，在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娶太宗女郑国长公主，并改名贻永。王溥的孙子辈中数王贻永最有出息，仁宗至和年间官拜尚书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王溥家藏的《晋贤十四帖》就传到他的手上。^①此后，同是外戚的李玮从王家买走了《晋贤十四帖》。

《平复帖》的著录还见于宋徽宗敕令编撰的《宣和书谱》卷十四中，这也是指认《平复帖》的“草书”为“章草”的最早记载。从《宣和书谱》的著录可以推断，《平复帖》曾经内府收藏，而米芾著录的那卷《晋贤十四帖》中的书迹，并未全数为《宣和书谱》所著录，所以启功先生推测，《晋贤十四帖》的拆散，是在李玮收藏的时候^②，也就是说，《平复帖》是在李玮家被拆装后于徽宗朝收入御府的。

宋代“书迹著录”中，“刻帖著录”的价值体现在对刻帖版本谱系的梳理以及版本的鉴定等方面。宋代，尤其是自南宋以后，翻刻本大量涌现，官刻、私刻，竞相争奇，一部法帖往往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半精粗相杂、真伪难辨，一般士人难以分辨，因而对法帖版本的著录、研究就成为必要。宋代“刻帖著录”著述中，较为重要的有曹士冕《法帖谱系》二卷、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他们将其生平所见宋代丛帖编成谱系，著录各种版本，每种版本叙述其摹刻始末，同时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曹士冕自谓：“取生平所见诸帖，列成谱系，以备遗忘。”两书都附有宋代法帖源流谱系图，此二书记载虽不详尽，但为宋代刻本源流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对刻帖版本谱系的梳理以及版本的鉴定等方面，意义重大。

总之，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为后世书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还具有证经考史、钩沉本原等史学价值，此外在书迹的流传、书迹鉴定等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料。

（二）宋代“书迹著录”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以后，元、明、清直至当代，“书迹著录”类著述大量出现，这一现象显而

^① 见《宋史·王溥传》、《宋史·外戚传》

^② 《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 1999年版

易见是深受宋人的“书迹著录”著述的影响。后世人或仿宋代“书迹著录”的形式著述立说,或将记录下来的书迹鉴赏整理成完整的体系,名之曰“某某书画录”、“书画过眼要录”等等,从而形成蔚为大观的“书迹著录”著述,这即是受宋代“书迹著录”之风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书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这里以米芾为例加以说明。

近人余绍宋先生《书画书录解题》称米芾的《书史》、《画史》为“后世著录家之祖”^①,这个论断非常精当。自米芾《书史》、《画史》开笔记体著录之先河,后世受其影响者比比皆是。

米芾作为一代鉴藏家,其书迹鉴藏、著录对后世之影响,在南宋既已凸现出来,米芾之子米友仁是南宋宫廷的鉴定权威,而米友仁直接受教于米芾。岳飞之子、岳霖之孙岳珂,仰慕米芾,雅好鉴藏,收集米芾诗文著述而成《宝晋英光集》,收集米芾墨迹而成《英光堂帖》,著录家藏法书而成《宝真斋法书赞》,仿米芾“宝晋斋”而命斋室为“宝真斋”。自此而下,宋末元初的周密著《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明代朱存理著《珊瑚木难》、都穆著《寓意编》、詹景凤著《东图玄览编》、赵琦美著《铁网珊瑚》、张丑著《清河书画舫》、《真迹目录》、郁逢庆著《郁氏书画题跋记》、汪砢玉著《珊瑚网》等;到了清代,著录之书更多,如孙承泽著《庚子销夏记》、吴其贞著《书画记》、顾复著《平生壮观》、高士奇著《江村销夏录》、吴升著《大观录》、缪曰藻著《寓意录》、安岐著《墨缘汇观》、安元忠著《墨缘汇观续录》、陆时化著《吴越所见书画录》、迮朗著《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李佐贤著《书画影鉴》、顾文彬著《过云楼书画记》、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及《续录》,等等。在这些著录书中,有的作者明确说明是受米芾《书史》、《画史》的启发而著,如明代的张丑,就是米芾的积极仰慕者,他命名自家的斋室为“米庵”,在《鉴古诗一百首》中写道:“草庵如笠拟藏身,向往襄阳宝晋人。”他仿米芾《宝章待访录》著《法书名画见闻表》,也分“目睹”和“的闻”两类,而且开篇即言:“历观书画绪论,莫过米氏元章”,对米芾极为推许。在谈及《清河书画舫》的写作动机时,张丑明言要与米芾《书画史》为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

“今世好古成风,真鉴日少,其于琴研铜玉窑器等项,识者百或二三,至于书画卷轴之事,解者亿不得一耳。丑受性庸陋,生平绝无琴研铜玉窑器等项之癖,第

^①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于书画卷轴，粗能上窥前贤心画之秘。每至契合处，恍然神游金题玉躐间，愿终身作老蠹鱼而不害，只今闻见浸多，惧久忘佚，稍为区分，随笔笺记，造《清河书画舫》传诸雅士，不令海岳庵《书画史》独行也。”^①就是《清河书画舫》书名的拟定，也与“米家书画舫”有着渊源关系，舫就是装饰华美、专供游玩的船只。

米芾书迹著录的影响在文征明的《文待诏题跋》一书中也可见一斑，文氏在《跋唐李怀琳绝交书》写道：“右唐胄曹参军李怀琳《绝交书》，今监察御史安成张公鳌山所藏，双钩廓填，笔墨精绝，无毫发渗漏，盖唐摹之妙者。按海岳《书史》及《东观馀论》并言怀琳好作伪书，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贤》、《卫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窦氏《述书赋》亦云：‘爰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观此则怀琳在当时已推其摹拓之工矣。此书相传临穉康本，而此卷后有右军字，不知何也？《续法帖》虽载此书，亦不载其临何人。惟张彦远云‘尝见叔夜自书《绝交书》’云云，故黄长睿以此书唐世尚存，怀琳见而仿之，且谓中有古字，非能自作。……岂右军尝书此帖而怀琳摹之邪？抑怀琳好右军之迹而为之邪？”^②其中关于李怀琳作伪和《七贤》、《卫夫人》等帖出自李怀琳之手都是沿袭米芾的观点。

明代汪珂玉在《珊瑚网》中说：“兹因庄盆罢鼓，聊尔剖钞寄情，凡名画法书，自晋唐以来，准时酌取，有不薄今人爱古人，为各自成部，而所书真迹诗文后，则石刻继焉，复搜载记收藏家为书，凭以往哲名言，为书旨画品，真如米老愿作蠹书鱼，入金题玉躐间游而不害。”^③这里汪氏明言著述以米芾自喻。

清代的安歧，出身盐商之家，学问渊博，尤精鉴赏，收藏书画之富，甲于海内。乾隆八年（1743）61岁时，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这部书的写作也是受米芾《书画史》的影响。安歧在《自序》中写道：

“余虽不悔，却惜岁月无多，暇日遂将平昔所记，择其尤者，复为编次，汇成卷帙，虽未敢拟诸米家《书画史》、《清河书画舫》诸书，偶一展阅，得历朝墨妙，纷然在目，亦足以志余之所好云。因名其录《墨缘汇观》。时乾隆壬戌七月十二日，松泉老人识于古香书屋。”^④

从《墨缘汇观》的写作方式、体例和写作缘起上来看，明显受米芾的影响。文中虽言“未敢拟诸米家《书画史》、《清河书画舫》诸书”，但这只是作者的自谦之词。

^① 明 张丑《清河书画舫·引》《中国书画全书》（4）第127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年

^② 明 文徵明《文待诏题跋》《中国书画全书》（3）第777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年

^③ 明 汪珂玉《珊瑚网》《中国书画全书》（5）第713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年

^④ 清 安歧《墨缘汇观》（张增泰校注）第3页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2年

该序作于乾隆壬戌（1743）七月十二日，在此之前成书的著录书，元、明时代的姑且不论，仅清代就有十几种，如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高士其《江村销夏录》、吴升《大观录》等早已问世，对此安岐只字不提，仅仅拈出米家《书画史》和张丑《清河书画舫》，一是表明对这两部书的服膺，二则说明《墨缘汇观》的写作深受其影响。

总之，元、明、清时代，笔记体书画著录蔚然成风，其发端则是米芾的《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

结 语

上文是我对宋代的“书迹著录”所作的概略考察和初步研究。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与前代相比，不仅篇什浩繁，作者众多，而且其体例、内容也各不相同，因而其价值、影响也不尽一致。在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时，由于对原始资料的阅读、研究不够深入，加上自身学力有限，同时还有时间的限制，因而我只能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做一大概陈述，对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做一基本分类，择其大要，对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从著录体例、著录内容方面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宋代的“书迹著录”编写的原因及社会文化背景，同时还初步探讨了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响。本文之所以说是初步研究，是因为宋代的“书迹著录”内容丰富，其中包含了史学、文学、文字学、金石学、书学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值得继续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偏重对宋代典型的“书迹著录”类文献的考察，对具有“书迹著录”性质的文献关注不够，同时对“书迹著录”文献本身的研读、比较、分析还浮在表层，未能真正进入研究层面。

宋代的“书迹著录”研究是个较大并且极有研究价值的题目，这里的概略考察和初步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此，期待导师和各位老师能继续不吝指教。

主要参考书目

1. 《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 徐邦达 撰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7年版)
2. 《书林藻鉴 书林记事》 马宗霍 辑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新一版
3. 《宋代文献学散论》 张富祥 编著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第1版
4.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6月第1版
5. 《启功丛稿艺论卷》 启功 著 中华书局 2004年7月第1版
6. 《南宋馆阁录》 南宋 陈騏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 《南宋馆阁续录》 南宋佚名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1版
9.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刘涛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1版
10. 《六朝书法与文化》 王元军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11.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曹宝麟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1版
12. 《书画书录解题》 余绍宋 编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3月第1版
13. 《法书要录》 唐 张彦远 撰 范祥雍点校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年5月第1版
14. 《图画见闻志》 宋 郭若虚 撰 中国书画全书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
15. 《东观余论》 宋 黄伯思 撰中国书画全书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
16. 《宝真斋法书赞》 宋 岳珂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17. 《宣和书谱》 宋 佚名 中国书画全书本
18. 《能书录一卷》 齐 王僧虔 撰 说郛(宛委山堂)本
19. 《书小史》 宋 陈思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0. 《皇宋书录三卷外篇一卷》 宋 董史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1. 《金石录》 宋 赵明诚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2. 《金石略》 宋 郑樵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3. 《集古录》 宋 欧阳修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4. 《集古录跋尾》 宋 欧阳修 撰 四部丛刊本
25.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宋 薛尚功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6. 《舆地碑记目》 宋 王象之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27. 《宝刻类编》 宋 佚名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8. 《隶释》 宋 洪适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9. 《石刻铺叙》 宋 曾宏父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0. 《宝刻丛编》 宋 陈思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31. 《云烟过眼录》 宋 周密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2. 《负暄野录》 宋 陈槩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33. 《法书苑》 宋 周越 撰 说郛(商务印书馆)本
34. 《书史》 宋 米芾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5. 《宝章待访录》 宋 米芾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6. 《高宗皇帝御制翰墨志》 宋高宗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37. 《法帖通释》 宋 秦观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38. 《法帖释文》 宋 刘次庄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39. 《法帖刊误》 宋 黄伯思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0. 《法帖谱系》 宋 曹士冕 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41. 《绛帖平》 宋 姜夔 撰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2. 《兰亭考》 宋 桑世昌 撰 宋 高似孙 删定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后 记

《宋代的“书迹著录”研究》初步定稿，但我并未感觉轻松。

三年前，经过艰辛的努力，我终于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在导师刘守安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学习。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是我梦寐以求的，因而焕发了我巨大的学习热情。记得刚入校后，刘老师就谆谆教导我们，研究生要学会读书，学会学习，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三年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努力以实际行动谨记老师的教诲。

与刘老师的结缘，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刘老师的日常工作很忙，既要给书法院里的博士生、硕士生授课，同时还要花大量心血指导学生论文的选题、写作。尽管这样，刘老师从不会耽误学生向他求教。我与刘老师有过多多次深入的交谈，每次的交谈我都如沐春风，都能深深体会老师那来自齐鲁大地的儒家长者风范。刘老师的教导如涓涓细流，无声地汇入到我的论文写作、为人处世、学习生活之中，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此次论文的写作，从选题，到资料的搜集到整篇论文的修改，刘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预示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三年来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又充实的。欧阳中石教授作为书法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给予我们诸多教导，书法院的张同印老师、叶培贵老师、甘中流老师、王元军老师、解小青老师、云志功老师，为我们授课、指导作业，我们受益良多。白秀芳老师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做了精心安排，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谢意，并将铭记在心。

最后，我想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你们！

张百军

2006年5月